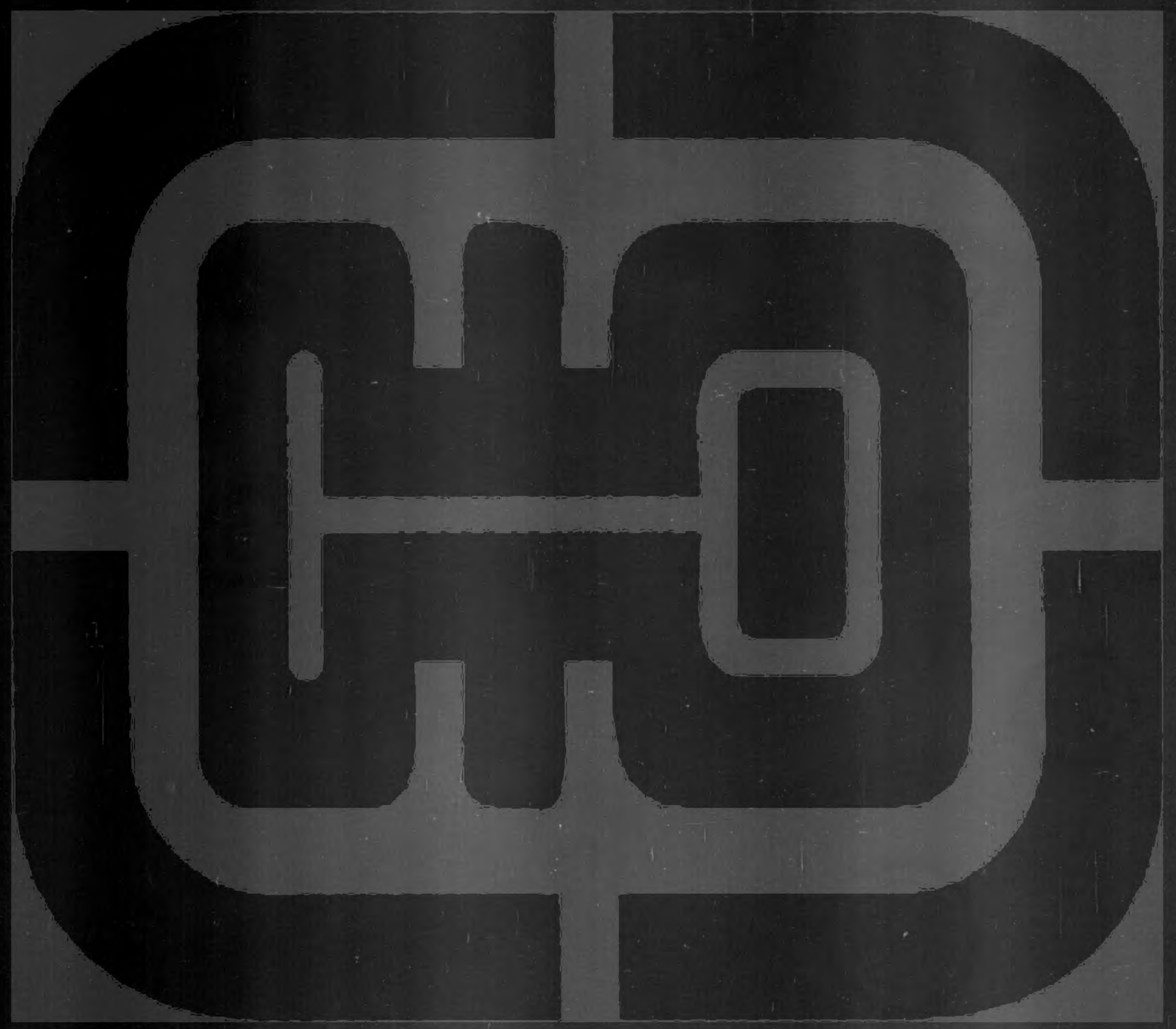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集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雜擬下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

袁陽源 濟曰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好屬文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及兗劭行篡逆淑諫見害白馬篇述游俠分義之事倣象也　善曰孫嚴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凶劭當行篡逆淑諫見害

劒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 良曰遊俠之人佩劒結騎遊於五陵之間翩翩輕捷貌五陵陵漢帝陵豪傑所居　善曰史記曰游閒公子飾冠劒連車騎西京賦曰南望杜瀨北眺五陵

八方湊才賢 向曰樞要湊會也言秦地乃八方賢才之要會
善曰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
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入方歸德賈逵國語注曰湊聚也荊魏多壯士宛洛富
少年 銑曰荊魏二國名宛洛二都名富亦多也壯士少年皆遊俠之類 善曰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張儀壯士也王逸荔支賦曰宛洛少年卑鄙遊士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 翰曰負恃也言各恃意氣不肯事郡邑執權之人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矣生為意氣刎頸漢書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應劭曰負恃也班同漢書游俠傳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也藉藉關外來車徒傾國鄙 濟曰藉藉謂盛貌關外來謂外郡俠客來也言車徒之傾國鄙從者之多也漢書武帝曰事藉藉如此鄭玄禮記注曰市物邸舍曰鄙今云鄙以明市也五侯競書幣羣公坐為言 良曰古人相問必為書及幣以送之王氏一門五侯崔發護甘與之通五侯競致書幣以贈也郭解將徙茂陵衛將軍言於帝曰解家貧不堪徙上曰布衣能使將軍為言此共家不貧也 善曰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懽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刺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毅曰吾所使趙國者

小大必應書曰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為俠及徙豪茂陵衛將軍為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出者千餘 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絃 善曰義分則分義也孫卿子曰禮樂則脩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絜若清水嚴若秋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 音先叶韻銑曰池陽汾陰二縣名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馮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酷留飲食也西音先恪韻也 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 翰曰遊俠之人一許諾終不坐相捐棄也 善曰諾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廣雅曰諾應也 彰 醜節去與俗投珮出甘泉 濟曰彰死節信也投珮謂去官也言分義之人或以死信去國或以憤怒而出甘泉宮名 善曰公羊傳曰曹子摽劒而去之也劉兆曰摽擗也彰與摽字同孚兢切 嗟此務遠圖心為四海懸 良曰嗟歎務趣也遠圖志也言趣忠義之心懸於四海使人明知 善曰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鄒衍曰所希企者高而闊也 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 向曰校見也言但行我身意得成已志豈見耳目之觀 善曰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觀

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一時聲類曰遂從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 **俠烈良** 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烈有才用也

倣古一首 翰曰象古人征行辛苦之意

誶 訴又息醉 **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 濟曰誶問也遼東郡名燕此古人假而爲言也 善曰訊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又曰有遼東郡也 **昔肆李將軍十載事西戎** 良曰李將軍謂李廣利肆附也西戎即大宛國 善曰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也 **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 向曰結聚也高闕山名雲中郡名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 **四** 俱在邊遠 **夕寐北** 翰曰北河謂戎地之 **河陰夢還甘泉宮** 河陰也言夕卧彼夢還甘泉宮歸見君也 善曰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爲空** 濟曰言勞役不已空度壯盛之年古人悲轉蓬飄流我今乃知之也 善曰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濟曰言勞役不已空度壯盛之年古人悲轉蓬飄流我今乃知之也 善曰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擬古二首

劉休玄 良曰沈約宋書云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少好學有文才後進侍中司空

爲藥所毒時年二十三 善曰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兇弑立以爲中軍將軍出鎮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銑曰此篇敘人思遠之意 **眇眇陵長道遥遥行遠之** 向曰眇眇遠也遥遥心不安貌 善曰楚詞曰路眇眇之默默廣雅曰眇眇遠也左氏傳童謡曰遠哉遥遥 **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 銑曰

京里謂都里也揮手舉手辭別也善曰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翰曰流游滋茂也言堂庭無人而塵草生善曰曹植曹仲雍誄曰流塵飄蕩塊安歸寒蟬將翔水曲秋兔依山基濟曰寒蟬水鳥也言寒蟬依水秋兔依山皆得其所而人不歸善曰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蟬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蟬水鳥哀猶愛也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良曰芳年華月喻盛時也佳人謂夫也涼風起謂漸及秋感時哀暮善曰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向曰江南謂采蓮曲也子衿詩歎無音信也言悲憂之心但委此歌詩而已善曰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毛詩曰青青子襟悠悠我心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良曰晦暗也夜久則燈暗紈緇帛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翰曰言泣淚之容不可脩飾幽匣之鏡誰復重理善曰曹植七哀詩曰膏沐誰為容明鏡闇不治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濟曰薄暮謂微光也桑榆喻老也言願垂微光照妾薄暮年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善曰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未光照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擬明月何皎皎良曰此篇為遠人未還中閨感月而歎

落宿半遥城浮雲蔭曾闕王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向曰宿謂星也浮雲薄雲也蔭蓋也曾闕高闕王宇以王飾屋也延引也善曰鄭玄詩箋曰曾重也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庭羅帳羅帳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銑曰懷至於曙色之發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教發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誰謂客行久屢見流芳歌翰曰言誰知行者之久數見芳春消歌也思欲就君河廣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流芳未及歌楚辭曰江山高不可逾越而至河廣而無梁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和琅邪王依古詩一首

王僧達 濟曰依亦擬也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誶善本作訐興亡言良曰宦學踐歷誶問也關源謂關中河源也言少好遊俠旅學關源歷遠古之跡問興亡之事 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訐與信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 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 向曰言周漢之居盡成藪澤山樊樊林也 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賑隆周之大帝喻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藪澤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閼休夏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 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銑曰離宮宮名壽陵漢園陵名皆言燕沒不識其處善曰甘泉賦曰遥遥離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帝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 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 翰曰風起蓬斷黃沙亂昏日無精景此喻時也軌法也明則有法也幽塗則有鬼神生死之理不殊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待隱禮樂幽則有鬼神生死之理不殊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 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濟曰自古聖賢皆正此生死之理況我抱此區區之命能爲怨嗟乎 善曰恒節拙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擬古三首

鮑明遠 良曰不仕安於幽棲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向曰幽并二州名其中少年多好騎射逐獵 善曰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七發曰馳騁角逐 氈帶佩雙鞬言居銑曰氈帶以氈爲帽頭佩帶也也服盛箭器鄭盡也 善曰搜神記曰太康中以鵰爲貂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弩者以象骨爲之服矢服也 象弧插朱漆服謂之服弓謂之韔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曰弭弓之末彆平道也 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弓操手柔草淺獸肥坪蒼曰鞚馬勒鞚孫子曰平陸平處鞚口送切 朝遊鷹門上暮還樓煩宿濟曰鷹門郡名樓煩縣名 善曰漢書曰鷹門郡有樓煩縣也 石梁有餘勁

鷩雀無全目 良曰宋景公使弓人造弓弓成公登武圖之臺射之逾於彭城矢有餘勁飲羽於石梁也吳賀與羿北遊有一雀賀使羿射左目而誤中右目終身恨之 舊曰闞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甘餘力逐勁猶飲于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曰羿抑首而嫌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 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罷 咨本作虎字 竹向曰漢武已前匈奴數背故云翻覆白羽將以分符 咨本作虎字 竹羽箭前也言我留一隻之箭以定四方龍虎符竹使符並國家發兵遣使之符謂能立功以分耶之 善曰白三使竹符五也 魯客事楚王懷金龔丹素 銑曰魯客謂魯人也金印也龔丹素中衣 善曰魯客假言楊子法言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龔服也毛詩曰素衣朱中衣也 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 翰曰荷負也主人謂君之鄉唯楚令尹也諸侯

顧眷也 善曰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讌詩曰顧我賢主人臣瓚漢書注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 朝歸輿 善本作鞍字 馬塞衢路窄 善本作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 善曰魯客假言楊子法言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龔服也毛詩曰素衣朱中衣也 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 翰曰荷負也主人謂君之鄉唯楚令尹也諸侯

慕富貴人所欲道得 善本作德 亦何懼 濟曰宗族鄉黨皆特其勢而生光榮賓僕遠慕也言我以道得此富貴何所懼也 善曰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 良曰南國鮑昭自謂儒生謂惑於所向而自沈淪爲誤也 善曰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沈淪謬誤也 伐木清江湄設罝守菟 咸 善曰毛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又曰趯趯菟兔遇犬獲之 兔向曰伐木詩謂燕朋友故舊也設網守兔喻懷德待祿也湄岸也罝網也菟兔狡兔今河水之清且漣漪今又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又曰趯趯菟兔遇

十五諷詩書學韜靡不通 銑曰背文曰諷言文章篇翰無不通曉 善曰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 翰曰弱冠謂年

二十也多士朝臣也飛步高步也秦宮西都之宮也
善曰華嶽與薛瑩詩曰存者今惟三飛步有匹羽 側觀君子

論預見古人風 濟曰見君子古人道德之風 善曰
魏志大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 兩說窮

舌端五車摧筆鋒 良曰兩說謂本末之說舌端君子有三端
舌端能摧折文士之筆端 善曰
史記曰秦東圍邯鄲魏王使新垣衍
舌端一出也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言其博聞
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
善曰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
聞之謂却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
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親昭王為
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
新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秦將
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
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
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
其書五車道蹠駮也 奮當

戎 銑曰晚節末年也務事疇邊也言末年從時事乘邊遠撫戎狄
善曰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
曰帝使博士狄山乘鄔李奇曰乘守也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角侃龔雇渠卷袞

白璧貶恥受聊城功 向曰貶賜也楚襄王以金璧聘莊周為
下燕之聊城欲以功爵仲連仲連不受之 善曰韓詩外傳曰楚襄
王遣使者持金千斤曰璧百雙聘莊子不受 以為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
屠聊城歸而言曾連欲爵
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 晚節從時 善本作世字 務乘障遠和

奉盧弓 翰曰俯文服也羣梁甲也奏書衣也盧弓徒戈之弓謂
弃筆從戎也 善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尚書曰平王
錫晉文侯盧弓十

始願力不及竟知今所終 濟曰始願為文力
未知其終竟 善曰左氏傳周子曰孔始願不及此莊子曰
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司馬虔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

學劉公幹體一首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向曰胡在北朔亦北也龍山
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朔
山名言風雪自北來度於龍
增冰峨峨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道龍艱絕然又王逸曰道龍山名

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 銑曰瑤玉也以玉飾臺也兩
曰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
楹之間人君聽政之處 善
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玆辰自為美當避豔陽年 銑曰玆辰謂冬時豔陽春也喻
明君也 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

豔陽桃李節 銑曰風雪比忠直也言未遇至明
皎潔不成妍 之時雖忠直之人為佞者所亂不成其美 善曰

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顏曰此言防漸忌滿之戒

西出登崔臺東下望雲闕 濟曰鄴西有銅雀臺望雲闕言闕高至雲 善曰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闕峩峩衆星接之皓皓

如綾良曰曷高也言高閣肅然天帝之居馳走之道端直如綾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曷重也蔡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綾

行月向曰嘗棟也以五彩飾之似繡連結於飛霞也琁玉也題椽頭也言月過簷頭琁題納玉爲綵摛雲楣甘泉賦曰珍臺閒館琁題玉英 善曰西京賦曰雕楹玉碣引其光也

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滄渤選色遍齊代縱聲布印越

銑曰蓬壺二山名滄渤二海名齊代印越四地名 善曰蓬壺二山在渤海也色美女也國多美女故進之邛越二國名其中人善歌故徵之

明發陳鍾陪夕讌笙歌待

翰曰言陳鍾樂笙歌陪夜讌至於明發也 善曰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

儀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明發已見上文

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

漏山阿河字善本作絲淚毀金骨

濟曰貌容也謂年容一謝不可重少身意歡會亦有盈歇蟻蚍蜉也言人養生恐其不厚養既厚矣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器器含滿欹物忌厚生沒

良曰器欹器也滿則覆是以惡滿也忌恐也厚生謂厚於生理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

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智哉

之明暗 善曰莊子舟求問於仙人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

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爲一不神
者求邪鄭玄曰思求更致不了出也

倣古一首

范彥龍銑曰此言從征之義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翰曰寒沙風吹故四方之面皆平也飛雪千里言自遠而下善曰雪子里已見上文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濟曰陰山匈奴山名交河邊城名斷折也失迷也言風勁露重折樹迷城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朝馳善本作馳字左賢暮營良曰驅逐薄暑皆戎狄之王號善曰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六向曰李廣爲前將軍霍去病爲嫖姚校尉也事逐皆從行也善曰漢書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于壯士爲嫖姚校尉也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銑曰失道謂失行軍之道遲留謂稽遲不應期會言此刑法皆至死也善曰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禀罪乃我者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源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遲留不進下吏自殺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擅止稽留不進遲或作逗音豆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翰曰賴蒙也言蒙我天子同漢王之道日日休明也善曰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邁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 并序

古別離 善本作離別

江文通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鬼芳草寧共

氣而皆悅於竟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於此者乎又貴遠賤近人之常情重耳輕目俗之恒蔽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獘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沈浮之殊僕以爲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詩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搉云爾善本序與此同仍簡略更不録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濟曰鴈門山名其上置關塞故曰關善曰鴈門郡已見上以其邊時還言未還也善曰黃雲已見謝靈運擬鄴中詩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江之此製非直學其體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爲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送君如昨日簪前露已團**向曰秋露下垂而團言時節速變善曰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銑曰蕙香草晚謂衰落也言不惜此草衰落悲歲暮行人道路寒也善曰古詩曰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君行在天涯**善本作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翰曰天涯言遠也瓊樹玉樹也在崑崙山故難見言君行之遠思見之難不異瓊樹枝也善曰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文曰與君生別離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濟曰兔絲草名感茯苓而生萍草依水而長亦猶婦人之附於夫言此心終不移易善曰爾雅曰女蘿兎絲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根於土天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

李都尉 從軍 陵 良曰此擬攜手河梁

縛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 良曰踟躕徘徊貌 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

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 良曰滋多也 善曰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流水貞勗魚名得所薦謂得其所處也

嘉魴得所薦 向曰悠悠流水貞勗魚名得所薦謂得其所處也 善曰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藉也

而我在萬里結友 善本作髮字 不相見 良曰古人家故願以書寄之 善曰桓子新論曰

短書願寄雙飛鶩 翰曰短書謂小書也鶩春南飛就暖巢於北虞義送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燕文與此同 善曰恒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願為雙飛燕或為南淮南子曰燕鴈代飛許慎曰燕春南而鴈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 王逸好 詠扇 良曰此擬新 裂齊紈素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絜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畫作秦王女乘繎馬 向曰言彩色雖可重不可以新而代故涼風至謂秋也言恐秋而輕弃不用也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復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

向煙霧 良曰秦穆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游 善曰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緤公有女字弄玉

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銑曰言君子所愛未畢而時已涼故零落於中路 善曰班婕妤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雖新不代故 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 向曰言彩色雖可重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 銑曰飛閣高閣 善曰曹子建詩曰羣酒高殿上西都賓

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 風披開芙蓉之花 善曰向曰飈風也言天子所處則起神靈 緑

魏文帝 遊宴 曹丕 濟曰此擬芙蓉池作

曹子建 公讌詩一首 陳思王 植

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 善本作涯字 翰曰幽崖深岸也 善曰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欒夾
秋蘭被長坡朱華冒綠池 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 曹植
翰曰冠珮謂近臣服飾 善曰曹植公讌詩曰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 客從南楚來爲我吹
參差洄魚猶伏涌 善本作浦字 聽者未云疲 濟曰客從之所尊也南楚者託
遠言也參差簫也言深洞之魚聞吹簫之聲亦涌而出況聽者能疲殆乎 善曰古詩曰客從遠方來 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
誰思洄魚鱒魚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洄魚出聽 良曰高文綺靡通達之才非一經小儒之所爲 善曰陸機
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 簡簡
莊子曰至陰肅肅也 廣殿陰崔聲愁北林 向曰北林將棲之時 善曰
烏之揔名愁北林將棲之時 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銑曰言歡宴之賓
我心 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季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既散將何以安慰

陳思王 贈友

曹植 翰曰擬贈丁儀王粲等詩

君王禮英賢不恪千金璧 良曰君王謂曹公也英賢謂丁儀王粲等恪皆也 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恪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雙闕
拊馳道朱宮羅第宅 向曰闕門也馳道大道也朱宮謂朱樓也羅列也第宅王侯之宅 善曰
古詩曰兩宮遥相望雙闕百餘尺馳道已見上文傳玄 從容冰
西都賦曰彤庭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 井臺清池映華薄 銑曰魏有冰井臺下有清池言從容於上
善曰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冰井臺臺陸機 見華薄於池中華花也草木叢生曰薄
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涼風湯勞氣碧樹
先秋落 翰曰盪搖也碧樹謂芳樹也先榮後落也 善曰論衡曰物至秋而死 朝與佳人
期日夕望青門 濟曰朝夕望於青閨之上思其來也 善曰
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
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 褰裳摘明珠 徙倚拾蕙若 良曰褰舉摘取徙倚移行
貌蕙若香草也 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靈運鄴中集曰攀條摘蕙草楚辭曰連蕙若以爲佩 眷
我二三子辭義麗金膺 良曰二三子謂丁儀王粲等金膺彫飾也言此子皆以辭義

自相彫飾而為美麗 善曰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揚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王乃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朥善丹也

延陵輕寶劒季布重然諾

劒使還徐君已死乃挂劒於墓樹而去季布名義之士楚人重之皆相謂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季布一諾 言此二人義信以廣二三子善曰延陵已見上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買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

忘貧有道在葵藿

朝曰言處富貴不可忘於貧者有道之士非不在葵藿言以此為戒 善曰何敬祖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也

劉文學感遇

槙濟曰感思也思其有志遭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

善本作團團圓字 霜露色

良曰蒼蒼桂色團團霜凝貌 善曰言桂露霜露一皿色不渝身經寒險而操不易也劉槙贈徐幹詩曰風聲谷中風

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

向曰緊急也言霜露雖急不能損桂枝勁直之性 善曰劉槙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

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

銑曰大曰橘小曰柚皆果木名生於南國此自喻君謂曹植也羽翼謂聲譽因植為已聲譽 善曰橘柚在南雖珍滇君羽翼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樹來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

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

翰曰謬誤也聖主謂文帝也言誤蒙聖恩私及於已得為文墨之職謂為平原侯庶子 善曰洞簫賦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槙雜詩曰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

丹彩既已過敢不自彫飾

濟曰丹彩猶恩勵自彫飾也 善曰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

金殿側華月照方池列坐微臣固受賜

良曰言良辰月夜蒙提攜坐於金殿之側 善曰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玉樽

鴻恩良未測

良曰微小也言我小臣受君之大恩不可測度 善曰曹植天地篇曰復為時所拘縶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素人心同結

王侍中懷德

銑曰懷德謂懷 魏武帝之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

翰曰值亂謂董卓作亂辭帝京謂避亂荊州也 善曰王

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荊蠻既傷蔓草別方知杕第杜情濟曰蔓草杕杜詩篇名傷時敝於行旅也善曰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未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嵯丙復丘墟奠關緬縱橫良曰嵯峨山丘谷關及秦所造奠關皆化爲丘墟緬微也縱橫謂亂也善曰嵯丙峨谷及丙谷也呂氏春秋燭過曰吳爲丘墟西征賦曰奠關緬其堙盡倚汎涇渭日暮山河清向曰倚棹帳望之意涇渭二水名善曰方言曰揖謂之擢棹與揖同蟋蟀依桑野嚴風吹枯善本作若字莖秋之蟲也嚴風急風枯莖枯木之莖翭危脆也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蜎蜎者蠋晚鶤音俄矣雚貫鴟亦在幽草客子淚已零銑曰鸛鶤水鳥名幽草深草也客子謂粲也淚已零悲亂也善曰鸛鶤在幽草謂鸛鳴于垤鶤亦水鳥故連言之王仲宣從軍詩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毛詩曰有艿者狐率彼幽草去鄉二三字十載幸遭天下平翰曰載年也遭逢也善曰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場曰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下平賢主降嘉賞金貂

服玄纓濟曰賢主謂魏武也嘉賞與之遊宴金貂玄纓侍中之冠貂飾也善曰賢王魏太祖也時粲爲侍中改云金貂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良曰飛蓋車蓋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曹子建公讌詩曰飛蓋相追隨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向曰朝露日出則乾人命短促亦猶是爲譬喻無依託善曰漢書李陵歌曰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窮哀兮浮萍汎濫兮無根王逸注曰自比蕅隨水浮汎作東作西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銑曰篤厚惠恩也言君子厚其恩義履其禮度則如松柏之有心二者皆貫四時而不改柯葉傾落善曰新語曰君子篤義於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千載垂令名翰曰言能履福自安故得後世垂令名善曰王粲公宴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俗善本作世字塵良曰言不受師教訓而深遠於俗事善稅中散言志康濟曰言志言本有高尚之志而橫遭讒言

曰嵇康幽憤詩曰恃愛肆妲不訓不師楚辭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

倫 向曰宏大倫輩　善曰左太沖詠史詩曰高步追許由

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 向曰戢匿也琅玕瓊實也言得出大域越常輩同靈屬語光景食瓊樹之實飲玉池之水者喻高潔也　善曰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居積石于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爲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除衡山記曰空青書尚有天津玉池傳玄擬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

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 銑曰有形時也無形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勉爲刑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之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曰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曠哉宇宙 翰曰言天地之惠如雲之羅列陳布於四方興新極覆也鷽鵴賦曰冠雲霓而張羅　善曰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宇古今往來謂之宙

惠雲羅更四陳

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底身 濟曰哲智也言智者貴識義理大雅詩篇名言明知可而底蔭其身　善曰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

莊生悟無爲老氏守其眞 良曰悟明也莊周老聃皆道者本性　善曰莊子曰大虛靜怙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樸河上公曰見素抱樸守眞不文飾也

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 向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故云皆得一名者實之賓言名實久相爲賓主矣　善曰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天下正莊子曰堯讓於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 銑曰咸池黃帝樂爰居海鳥也昔臧文仲奏咸池擊鐘北敢具太牢以饗海鳥禮樂雖美鳥聞之悲愁辛酸此言榮祿信美而庶視之亦猶鳥聞鐘鼓之聲　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司馬彪曰海鳥爰居也

柳惠善宣道孫登庶知人 翰曰柳下惠以直道事人而三黜孫登晦迹者嘗謂康曰子才高識寡難免今之世矣言康以宣道而被幽繫故以登爲知人也　善曰柳下惠已見西征賦孫登已見嵇康幽憤詩

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濟曰謂康寫幽

憤之懷未能遠及貞理故感此以贈當代書紳以爲戒也紳大帶也善曰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阮步兵 詠懷 籍

青鳥海上遊鷺音預斯高下飛良曰青鳥海鳥也鷺斯小鳥也海上高下飛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旦至海上羣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爲鳥其名曰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搏扶搖而上者九万里蜩與鷽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万里而圖南爲北溟有鳥焉其名爲鵬博扶搖羊角而上者九万里尺鷃笑之曰彼且奚適我騰躍上不過數仞而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而彼且奚適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鷽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鷽斯鴞居鴞居雅烏也音豫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向曰沈謂高下浮謂海上各是所游故云不相宜然同得其所故云羽翼各有歸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鶯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風飄終年沆胡朗濘安是非銑曰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飄風惡可飄廳輕飛良可終年謂鷽斯也沆濘廣大貌青鳥遊於廣大之處亦不知其是非善曰阮籍詠懷詩曰逍遥可終生又曰湯濘焉可跱

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非子曰彼一是非也此一是非也飄颻高下沆濘海上遊遥一也

朝雲秉變化光曜世所希翰曰朝雲高唐神也言向唐神乘雲變化爲其光色當代所希有善曰阮籍詠懷詩曰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高唐賦曰須臾之間變化無窮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

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濟曰炎帝之女游於東海溺而不返因化爲精衛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言此幽微之事難知也善曰阮籍清思賦曰女娃聞於東海之濱而蘭飄於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不反化爲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

張司空 雜情 華

秋月映簾櫳悬光入丹墀善本作照字良曰櫳檻墀堦也言月映簾檻垂光入於丹堦善曰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耀丹墀

佳人撫鳴琴清夜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

守空帷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良曰帷幔也蘭逕絲謂蛛蛛網也言無人行而致此悉又曰閑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自守空閨楚詞曰皐蘭被徑

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王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蟲

紅彩闇草含碧滋銑曰紅彩花也碧滋謂草色翠而滋繁

綠滋 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翰曰延頸佇立整理綾綺善曰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爾又曰欲以遺所思善曰張景陽雜詩曰寒花發黃采秋草含遠寄於夫所思則夫也

露惠信我皎日期濟曰湛露能開澤於物喻夫之恩惠皎日謂言誓也願垂恩惠信我此心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淄黃門 述哀 岳良曰謂悼己將詩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良曰天機旋璣運時之急速勿忽及素秋善曰楚詩曰青春受謝淄岳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遞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蕭以素秋則落也美人歸重泉悽愴悲傷也無終畢永幽隔銑曰美人謂岳妻重泉深泉也悽愴悲傷也無終畢言不極也善曰淄岳悼亡詩曰之子歸窮泉重壤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翰曰肅清猶寂寞也蕭瑟風吹松柏聲善曰毛

萇機挽歌曰殯宮何嘈嘈寡婦賦曰虛坐兮肅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楚詞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也

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濟曰弭止也言尋思哀念非但一塗善曰楚詞曰聊抑忘而自弭賈逵國語注曰弭志也

明月入綺窗撫衿悼寂寞悅然若有失魏文帝詩曰悅矣使我心良曰悼傷也悅驚視貌言傷此寂寞驚視左右有所失也善曰潘岳悼亡詩曰初憂非但一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也

撫衿悼寂寞悅然若有失向曰髣髴想見白蕙質芬芳如蘭蕙也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異同郎月何朧朧獨無李氏靈髣髴覩容古詩曰交疎結綺窗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變之耳

蕙質芬芳如蘭蕙也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異同郎月何朧朧獨無李氏靈髣髴覩容古詩曰交疎結綺窗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變之耳

銷憂非萱草永懷寄萱草草名可忘憂也言岳之此憂非萱草所能消但懷夢寐而已善曰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諼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

萱草 善本作寧字

夢寐復冥冥何由覩爾形翰曰冥冥昏闇也言夢寐之中又昏闇何從得見爾之形容善曰潘岳哀永逝賦曰既目遇兮無兆曾寤寐兮不夢冥冥幽昧也文子曰慮患於冥冥之外營陵縣有道人能令與死者相見同郡有人娶

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

婦已經數年乃教見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平楚懷王遊高唐夢見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瑤姬未嫁而亡聞王遊高唐願薦枕席自歎無見死之術婦無見夢之靈 善曰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恨恨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爲戶所閉斷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朝雲 舊

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

英良曰山墳銘碑也雨絕花落喻死而不還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巀鵾賦曰何今日之雨絕 日月方代

序寢興何時平 向曰言日月雖遠起卧思憶情猶未平 善曰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遷逝又曰寢興目存形也

陸平原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 銑曰儲后太子也機爲太子洗馬言太子之恩彼於己 善曰漢書蹄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魚曰思嗚愚志以報塞恩紀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

永歎懷密親 翰曰明發言發久至嘆歎息懷密友近親 善曰陸機贈顧彥先曰眷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密親永歎見下注

流念辭南澨 音逝 善曰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恩結南津杜預左氏傳曰澨水涯也

街怨別西津 濟曰澨水涯津渡口

曰夕見梁陳 良曰遵依也淮泗二水名梁漢景帝弟所封國陳曹植所封國 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詩曰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

服義追上列 善曰服義古人道義上列謂枚乘相如劉楨應瑒等言我舉迹厠於數人之間

矯迹厠宮臣 良曰服義古人道義上列謂枚乘相如劉楨應瑒等言我舉迹厠於數人之間 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深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朱藹咸髦士長纓皆俊人 銑曰朱藹長纓皆侍臣之服髦亦俊也 善曰毛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玄曰芾者諸侯黃朱又曰芾太古蔽膝之象藹與芾古字通毛詩曰蒸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尚書曰俊乂用章

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 翰曰契闊勤苦也承華太

子門名綢繆纏綿也踰越也言見顧過越於歲年 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赴洛詩曰託身承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

日暮聊摠駕逍遥觀洛川 濟曰摠駕停車也洛川水也 善曰陸機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摠轡臨清川

徂役多拱木宿草陵寒煙 善本作沒字 良曰徂往也拱木合手之木宿草陳根也行役在路但見墳墓拱木宿草犯寒煙而已 善曰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冢上之木拱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遊子易感慨躑躅還自憐 善本作嵐字 良曰遊客感此拱木宿草易為慨歎躑躅不安貞自憐自哀也 善曰劉公幹詩曰平人易感慨陸機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銑曰三鳥者楚辭本曰蜀當時所見未定名也言此鳥申其離思豈空然哉 善曰楚詞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總堂室離思何深

左記室 詠史 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 翰曰韓伯休少立貞操隱長安市賣藥梅子眞為南昌尉

後王莽執政乃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中三十餘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其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為善本作用苦心魂 濟曰在荊州少時也言人百年如少時之間何苦心魂白為淪隱 善曰張華勵志詩曰莊

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 良曰苒代謝漢書賈誼陵王胥歌曰人生惡死何為苦心 善曰衛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即西域也 善曰衛青霍去病皆漢將立功於西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也

珪組賢君眄青紫明主恩 向曰珪玉組綬也青紫綬色賢君明主皆天子也眄顧恩惠也 善曰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終軍才始逢賈誼位方尊 銑曰終軍武帝拜為謁者賈誼文帝拜為博士尊逢謂見任用 善曰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為博士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也

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 翰曰金日磾張安世並累代仕漢故云貂冕許史良姻之家並盛為奢侈故云乘華軒 善曰左思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華轂

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濟曰片議謂貴
春君一言謂田千秋一言而登卿相歡宴娛樂也飛蓋東都門謂供
帳以送疎廣疎受也　善曰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
歡娛譎譎東都門韋公祖二疎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良曰張仲蔚隱
嵩沒人顧念念其遺才也　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
趙岐三輔決録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
明天官博物好爲詩
賦所居蓬蒿沒人也

張黃門苦雨　協

丹霞蔽陽景緑泉涌陰渚良曰陽景日也丹霞赤雲也
泉湧　善曰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
陽雜詩曰丹霞啓陰期又詩曰階下伏泉湧　水鸛巢層甍
山雲潤柱礎銑曰鸛水鳥也將陰即鳴曾高甍堂棟木也礎磉
石雲起則石潤亦陰氣相感也　善曰鄭玄毛詩
箋曰鸛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居知風雨之候也　有渰
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磉也　善本作
節愁霖損秋序翰曰有渰雨師也貫達也言雨起春節而達
秋不歇　善曰張景陽雜詩曰有渰興南岑

王仲宣有愁霖興

寢夏涼葉奪戾戾颸風舉高譚善本作談玩

四時索居慕儔侶濟曰變變猶漸漸也奪落皃慕思也言然葉
漸落急風斯起譚玩四時之事思散居之
儔侶也　善曰楚辭曰溘風余上征曹子建求親親表曰高談無
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儔
侶　青苕善本作苕字曰夜黃芳雜成綺

楚辭曰薠蕳雜青苕漸黃蘘成叢木歎歲月將盡　善曰張景陽雜詩
曰青苕依空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蘘豈再發又詩曰荒
楚鬱蕭森說文曰芳蘘草木華盛貌　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向曰慮思
言不一交謂交於心也延久佇待也言友人不來無以慰我
久待之情　善曰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爲至安在我延佇

劉太尉傷亂　現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銑曰皇大也九陽數之極有
遇此陽九之災而亂賊橫叛　善曰劉現答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
交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目陽九漢書曰陽九之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
橫塞也楚詞曰望時風之清激愈氛霧其如塵

秦趙值薄蝕

幽并逢虎據 翰曰秦姚泓所據趙石勒所據幽州及四彈所據
并州劉琨所須值亦逢也薄蝕喻亂城侵晉虎據
喻威武之盛 善曰薄蝕虎據喻君
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與師
襲秦戰於藍田此 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驁 濟曰言我
所謂兩虎相據也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荷寵
靈籠愛故感動激發循此馳驅於軍戎 善曰劉琨詩曰鄧生何感激解朝
三世左氏傳曰遠啓疆曰龍靈楚國劉琨詩曰
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 雖無六奇術與張韓遇 良曰陳平有六
奇之策張良韓信同三賢遇漢高也 善曰漢書曰
韓韓信言我雖無此六奇之術與
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凡六出奇
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 寧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
莫得聞也張張良韓韓信也 善曰淮
南子曰寧戚扣角歌商聲於齊門桓公聞而舉以為大田也高誘曰大田官也
苟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 銑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太子
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此是冒觸險難 善曰左氏傳
曰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
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

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 翰曰逝往也言我愧無徇節
之度 善曰論語陽虎曰
日月逝矣盧諶贈崔
温詩曰古人非所希 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 濟曰濠
城池沙漠北方也言傷晉亂意欲平定天下
長城窟行盧諶贈崔温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千里何
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慨既憤滿 善本作憑字 撫枕懷百
慮 良曰蕭條遠也白日隱寒樹喻年老也投袂猶奮袂憤滿怨也
百慮言不安卧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曰虎通曰
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
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百慮已見上文 功名惜未立玄髮
已改素 向曰謂未能匡復晉室而髮已白 善曰劉琨重贈盧
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名陽忽西流陸機東宮詩曰柔顏
收紅藻玄髮吐素華 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銑曰言
之道冥昧亦有定數然非我所知
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
冥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曰
九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盧郎中 感 交 誼

大廈異材廊廟非庸器也 翰曰廈大屋也構此大屋必須瑰異之材廊廟喻宰臣也言宰臣不可以任庸常之器 善曰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豈伊器非廊廟爰爾雅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也 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 濟曰英俊之人著立功世之士濟斯位也 善曰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 眷顧成緇縗迺與時髦匹 良曰謀言蒙瑰眷以成親密得與當時髦俊為匹偶也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荅魏子悌詩曰愚蒙時婚姻又荅魏子悌詩曰恩由契闊生但一已見上文 逢尼既已同處危非所恤 銳曰言險尼情同是以不憂 善曰向曰盧諶贈劉琨詩曰申以婚姻 姻媾久不虧 善本作虛字 契闊豈但一 翰曰飛狐尼又曰在尼毎同險艱其父母豈但一言非一事 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 翰曰觀往古得失之迹也 馬服為趙將疆埸 亦得清謐濟曰謐靜也趙奢號曰馬服君為趙守邊界清靜秦兵不敢東闚 善曰史記曰趙奢者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左氏傳曾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謐靜也 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 良曰魏公子无忌號信陵王使使持上將軍印往請公子公子遂遍告諸矦各遣兵救魏秦聞公子在趙伐魏魏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乘勝逐之至函谷秦兵不敢出 善曰史記曰魏公子毋忌為信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阿水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也 慨然敷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 良曰慨歎也幄中謂帷中陳謀策素絲隨染而變人隨善惡而遷言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 羈旅素舊京 善本作羈旅去舊鄉 感遇踰 善本作感遇琴瑟 盧諶贈崔温詩曰羈旅及寬政委質信時遇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 翰曰杞梓美材也自顧非美材勉力之戒在無逸矜而已 善曰杞梓已見陸韓卿贈內兄希叔詩無逸已見景福殿賦 更以畏友朋濫吹

乖名實 濟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齊王好吹竽善吹則祿之南郭處士因濫食祿此言無能濫在現下名過其實也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或云韓昭矣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名實已見上文

郭弘農 遊仙 璞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 良曰崦嵫山名靈草芝草也濱涯也奇石可食而安謂安期鍊五色石是也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楚詞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濱即海守三山也

偃蹇寻青雲隱心淪駐精魄 向曰偃蹇綠高貌隱淪謂也不去其身則不死 善曰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之精晤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貴生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

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 銑曰道人得道人也丹經九轉之法方士術士也玉液謂玉膏也 善曰道人古之術士已見擬淵明閭述哀詩神仙傳守一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仙篇曰玉液金丹

朱霞入窓牖曜靈照空谷 善曰王仙樂也 傲睨商上

木芝陵波采水碧 善曰江賦曰傲睨羣妙睨本草經曰紫芝一名水芝洛神賦曰凌波微步江賦曰水碧潛抵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 眇然萬里遊

矯掌望煙客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善曰神仙傳曰苦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里說文曰矯舉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言千歲楚辭曰步於旸谷次于濛汜

翰曰皓靈日也隕穴也言所居之處高也 善曰十洲記曰朱霞九光廣雅曰曜靈日也論文曰皓靈縱誕貌木芝紫芝別名碧玉光水淥泉楚詞曰吮玉液以止渴 濟曰傲睨謂不拘檢也眇然遠貌 善曰江賦曰凌波微步江賦曰水碧潛抵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

張廷尉 雜述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 良曰天地未分曰太素吹萬謂得其性而止 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自己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也

子大 向曰寂靜也二十以下死者曰殤言物之動靜各稟一源其於壽夭亦有定分人達其分四謂彭祖爲壽殤子爲夭 善

寂動苟有源因謂殤

曰言大道之要動寂應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爲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端莫知其本始莫知其源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 **道奧涉千載** 歷千載其於至道誰明道也了明也言淳化之奧已道矣道奧世矣世與道交相奧也司馬彪曰世皆異端奧道道不好世故曰奧耳 **思乘扶搖翰卓然** 善曰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搏圜也扶搖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卓高俯舉也思乘此風而高舉也翰 **陵風矯翰飛也** 善曰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搏圜也扶搖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 **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嘗少** 濟曰揷杖也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 **罔秋月明憑軒詠堯老** 良曰罔罔明也憑依軒檻也詠歌頌篇曰罔大明俱來切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遨望堯老堯及老子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 **浪迹無蚩妍然** 善曰莊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罔** 良曰罔罔明也憑依軒檻也詠歌頌篇曰罔大明俱來切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遨望堯老堯及老子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 **浪迹無蚩妍然** 善曰莊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

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溉滑滑然力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奚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名曰桔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子貢俯而不對也**物我俱忘** 良曰昔有人游於海上與鷗鳥相狎不殊於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懷可以狎鷗鳥 鷗鳥言彼我忘也

莊子曰吾麥我鄭象曰吾麥我我自忘矣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且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

許徵君 自序 善曰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藻善屬文時人士皆欽愛之

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

詢 向曰序謂述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象 隱居之意

死是闇內治之幾微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兒之色遭餓虎之食男不明外治之法此皆偏而不廣 善曰張毅單豹並已見幽通賦

一時排寞筌冷然空中賞 翰曰冥理筌迹也冷然輕舉貌循於環之四邊則終始無

極若處其環空中則寂然不移言理迹一時排去而輕舉遊於環中以爲樂也 善曰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冷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而善旬有五日而反司馬彪曰泠然涼貌也郭象莊子注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應務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神任獨往 濟曰弱喪謂少失居而安於他方不知歸故鄉也人無所不安故操持其神任之獨往 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惑邪知惡死之非惑邪非夫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爲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

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龍曜芳蕤

綠竹陰閑敞廣筵 良曰藥仙藥芝草蠶也隈曲肆恣龍華也閑敞靜也曲也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廣雅曰龍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閑敞西征賦曰猷紫極之閑敞

上曲櫺激鮮颸石室有幽響 向曰若若遠也寄意謂所情也言至道既勝不覺如乘空而上也櫺窗也激射也鮮颸吳趨行之風石室石穴也幽響山響也 善曰櫺窗間孔也陸機吳趨行曰

泠泠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 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
銑曰言去從所欲之至道得失由心非外物所能獎勸 善曰陸機招隱詩曰稅駕從所欲李善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外獎小雅曰獎勸也 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劬
翰曰至極也極哉歎之也有聖人汚漫其鼻匠石操斤斲之汚盡而不傷鼻是二人相明故曰重明固謂固如是劬明也 善曰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 五難既灑落超
迹絕塵網 濟曰養生有五難一曰喜怒二曰聲色三曰滋味四曰神浮五曰精散塵網喻世事 善曰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也

朅東陽 與曜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眞趣 良曰萃聚蘊積也言陵晨觀望萬物並聚於目中悠悠蘊積眞誰爲傳 雲
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 向曰遼高亮明也言雲天既高明復與適我心者相遇 善曰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 青松挺秀蓁惠色出喬樹
銑曰青松喻眞性秀美蓁花惠媚喬高也 善曰鄂鄂與蓁同 極眺清波
深緬映石壁素瑩情無餘 瑩磨滓穢也言遠視山水瑩磨滓穢而解塵俗之事 善曰韋昭國語注曰緬邈也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澱也謂鄙穢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 淨拂衣釋塵務 銑曰眺視緬遠
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 翰曰求爲仁道則從我身玄遠之風豈在外慕而得 善曰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漢書灌嬰曰矣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求 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 濟曰宰主也蕭散遠也言直置專一志其所主者道之本也能縱心空遠遺其思慮者則近之 善曰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謝僕射 遊覽

信矣勞物化憂矜未能整 良曰矜心整齊也言信勞天地化生而憂心未能與物齊也 善曰左氏傳商曰曰信矣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 薄言遵郊衢摠 向曰衢道也以心不能齊物將遵郊外之道而散情語子曰善御者正身摠轡也 轡出臺省 善曰毛詩曰秋日凄凄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 凄凄節序高 寥寥心悟永時菊曜巖

阿雲霞冠秋嶺 銑曰凄凄寒風也寥寥高淨貌言時既清明中心覺悟亦長遠也巖阿山曲也嶺山也言雲霞加冠戴於山 善曰毛詩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 眷然惜良辰徘徊践落景卷舒雖萬緒 翰曰眷然顧戀貌辰時也落景亦日暮時也卷息舒也萬緒言多也言良辰散動復其理雖多然皆同歸於靜 善曰孔叢子歌曰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者得南子曰至道無為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離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

動復歸有靜

也 曾是迴桑榆歲暮從所秉 濟曰曾則迫近也桑榆日歸靜之理故任時運所執 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桑榆日所沒以喻人年老已見上文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 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 良曰於整人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攀止也亦如人生於世自以為固四時遷變不可留止郢人以堊塗鼻端使匠石斲之堊盡而鼻不傷此言忘懷於相知 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見上文

陶徵君 田居 潛

種苗在東皐茆茨滿阡陌 向曰苗五穀之苗皐澤也阡陌東皐以舒嘯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善曰歸去來曰登田之封疆 雖有荷鉏倦濁酒聊自適 銑曰言雖有荷鉏之勞以酒自樂亦足適散 善曰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殆并之蛙與又郭象注曰自適其志者也 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

翰曰巾飾也柴車麁車也闇夕皆夜也 善曰歸去來曰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歸人望煙火**
侯門 **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 良曰問君謂自舉以問也百年皆有勞役 善曰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夜行塗中詩曰懷役不遑寐百苓也何爲辛苦苦苓云人生 **稚子候檐隙** 濟曰稚子小子也言還晚望火而歸小子候望檐隙之間隙門穴 善曰歸去來曰稚子 **得紡績** 善曰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 **素心正** 良曰素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躭閑物生遥永懷求幸 善曰方言曰素 **如此開逕望三公** 向曰言我宿素之心但願幽靜同蔣詡開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但願桑麻成蹔罷月**

謝臨川遊山 **靈運**

江海經遑迴山嶠備盈缺 銑曰遑轉也嶠亦山也盈謂入溆浦兮途遑迴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山行山缺謂谷也 善曰楚辭曰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暑旦而缺者謝鄉尊宋均曰謝遜也尊君也 **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

登雲峯杳與廬霍絕 翰曰靈境即會稽也言我賞心此山謂懷仁者之意非空設而已廬霍二山多言所登之山杳然高絕於此二山 善曰楚辭曰入溆浦兮途遑迴爾雅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連詩曰滅迹雲峯又初發石首城詩曰息必廬霍期 **碧嶂善本作障** **長周流金潭恒澄澈** 濟曰碧王也嶂小山也周流長遠貝潭水之深澄澈清也言金者下有金砂因名焉 善曰碧鄣出碧之鄣即玉山也已見上文思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櫩周流臨海記曰自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也 **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 良曰言霞與桐林相映也初晰謂曰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 善曰說文曰晰明也之逝切今協韻以爲之舌切 **乳竇音折良曰言霞與桐林相映也初晰謂曰出之光石壁照之而明** 善曰說文曰聚嘴明也之逝切今協韻以爲之舌切 **乳竇** 音血向曰乳鍾乳也竇穴也滴瀝乳垂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洞穴訊丹井於朱砂丹井朱砂井也琴沈深也 善曰謝寶夜泊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 **既滴瀝丹井復寶泬** 音血向曰乳鍾乳也竇穴也滴瀝乳垂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洞穴訊丹井於朱砂丹井朱砂井也琴沈深也 善曰謝寶夜泊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 **瑶溪雲錦被沙汭** 若拙反銑曰瑶溪玉寶也瑶溪玉溪也汭岸也 善曰說文曰瑶石之次玉也楚詞注曰沈寥曠蕩空虛靜也 **嶌嶂轉奇秀岑崟還相敝赤玉隱** 善曰說文曰嶌山巖也五咸切六字集略五色如雲錦被於岸也 善曰說文曰岑崟峻貌上林賦曰赤玉玫瑰也思玄賦曰嶌嶂轉奇秀岑崟還相敝赤玉隱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濟曰太微星宮名瑤光北斗柄
成帝宇觀斗柄以定神州赤縣南比之正　善曰淮南子曰太微者
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耽耽帝宇周禮曰匠
人建國畫察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朔々鄭玄曰極星謂北
斗也廣雅曰北斗第七星爲瑤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
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
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

撰日桑書史相都麗聞見良曰撰庶幾桑明也庶曰所慎明
此都華於所聞所見者　善曰毛詩曰撰之以日作爲楚室尚書
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洛邑孔安國曰欲以爲都也列

漢搆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風蘭橑停冬
霰向曰言宮殿高大上至天漢蘭木蘭也橑椽霰雪
善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楚詞曰桂棟兮蘭橑

青林結冥濛丹巘披葱蒨銑曰青林丹巘謂繞宮殿山樹也冥濛葱
蒨山樹之色　善曰吳都賦曰迴眺冥濛毛萇詩傳曰巘小
山別於大山也

曰瞰瑤溪之赤岸海賦曰
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　善曰蜀都賦曰狌狌
翰曰狌狌鳥名鼯鼠飛逝往也　善曰蜀都賦曰狌猩
夜啼郭璞爾雅注曰鼯似蝙蝠飛逝如小狐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

氣候暖朱華陵善本作淩字白雪濟曰朱華花也陵犯也言花
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　善曰楚詞曰
山王逸楚詞注曰南方多温草木常華

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良曰建德國名在南越禹穴禹藏圖書之所言遊觀奇異
於此　善曰莊子曰南越有邑焉名爲建
德之國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樂死可以葬吾願君去國
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名竟誰辨善本作辯字圖史終磨滅銑曰辨藏也言身名誰人
能識遊山所記之圖史終
且泛桂水潮映月游

海涘銑曰桂水水名在海涯曰涘　善曰楚詞曰桂水
兮潾淪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乘月弄潾淪

攝生貴處順將爲智者說翰曰安時處順憂樂不入是攝生之理言
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匪爲衆人說莫斁智者論
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爲衆人說莫斁智者論　善曰謝靈運還

草也靈變異狀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爲慶魏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芝之朱柯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王池**重陽集清氛**　善本作氣字　**下葷降玄宴**　翰曰上爲陽而清澄亦爲陽故云重陽葷辛幽也言上至天邊就幽處而宴　善曰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宰下葷咸宴尚書曰玄德升聞玄猶聖也　**騖望分寰隊矚目盡都甸**　濟曰騖望謂馳目遠望寰域隧鄉也矚視也都邑甸郊也　善曰寰猶畿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周禮有六鄉六隧倉頡篇曰矚矚視之貌也

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欄　善本作欄字　**遒瓊弁**　濟曰中坐謂坐中也朱組瓊弁衣冠之飾也溢滿也遒此也步欄謂長廊也　善曰魯靈光殿賦曰中坐正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而朱組綬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遒斂守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

禮登佇賓情樂闋延皇眄　良曰登成也禮成樂闋賓客將散故延佇天子之情而顧眄　善曰爾雅曰登成也又曰佇久也謂久留也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　**測恩躋愉**　善本作向字　翰曰測深躋登愉樂懽也言天子賜深恩得登樂逸自顧爲隨牒之任懽其

污賤　善曰爾雅曰測深也愉逸貶樂縱逸也漢書長安令楊湛數將軍史高曰臣衡無階朝廷蘧牒在遠方說文曰牒不明也淫侵浮名微賤也禮記曰恥名浮於行也

承榮重兼金　善本作榮　重鎰兼金　**巡華過盈瑱**　他殺銑曰瑱璧也言蒙天子賜璧之璧　善曰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田父得寶玉至尺魏都賦曰崑山之玉瑱天有盈淮南子曰崑山之玉瑱天見切

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薰　翰曰晉矦聽輿人之頌言我敢飾舊事而慙此詠然後改慙之誦曰原田苗苗舍其舊而新是謀淮南子曰手會綠水已見上文　善曰左氏傳曰晉矦聽輿人古詩也

贈別

謝法曹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　而拙濟曰赤亭亭名浦陽江口春渚詩曰赤亭無淹薄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名水涯曰汭　善曰謝靈運富良曰千里別古曲名言與爾雲峯已見上文

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　善本作涉字　**芳塵未歇席零淚猶在袂**　入　**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　向曰古人有千里之曲乎　善曰雲

芳塵謂靈運所行處歇止也袂納也咀風雪言當時也　善曰庾闡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陌楚詞曰泣沾襟而流袂說文曰艫船頭也楚詞曰望涔陽兮極浦謝惠連獻康樂詩曰停楫阻風波長蓁詩傳曰弭止也**風雲既經時夜永豈**舍本作起字**懷思汎濫北湖游茗**善本作茗字**亭南樓期**銑曰北湖游南樓期謂却敘前事也茗亭樓高貌　善曰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又序曰南樓中望所遲客**點翰詠**翰筆也秦書曰衣也瑩磨也疑謂有所點翰　善曰謝靈運苔惠連詩曰陵闕尋不決　舍我室散帙問所知**摘芳愛氣馥拾蘂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濟曰沃若盛也言草木滋繁則反枯槁人事亦盛衰散也　善曰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楚詞曰質銷鑠以汋約貫逵國語注曰鑠銷也**子衿怨勿往谷風誚輕薄**良曰子衿谷風皆詩篇名刺風俗輕薄而朋友道絕不相往來　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向曰秉執也延州謂吳季札也心許徐君劒迴挂於壟上子路無宿諾言執信不慙此二人　舍曰延　信謂挂劒也已見謝靈運廬陵墓下詩論語子曰子

路無宿諾**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銑曰靈芝神芝也三秀歲三結實孤筠竹箭也言情志託此芝筠之芳堅　舍曰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草也竹箭之有筠已見上注韋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貧切**所託已勤祇足攬懷人**翰曰攬亂也言紀朋勤之心只亂所思之志　舍曰謝靈運詩曰稍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今行嵽嵲**善本作嵽剩**外衡思至海濱**濟曰嵽嵲二山名濱崖也　舍曰孔晁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嵽山剡縣有嵽山陸機赴洛道中詩曰翻阻衡思往尚書曰海濱廣斥**可贈疏華竟無陳**向曰雜結也言結芳草為珮折疏麻之華以贈離居竟無陳謂無所寄　舍曰孔安國尚書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瑤華也已見謝靈運越嶺溪行及南樓望所遲客詩**旅人豈遊遨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皐**銑曰悁憂也羈旅在此非為遨遊但避風雪爾霽晴也皐江曲也　舍曰毛詩曰中心悁悁說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春受謝又曰馳騖乎江皐**解**

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 翰曰纜繼船索鬱陶哀思也言解纜望前行之徒迴顧憶所懷而哀思也 善曰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流潮又詶惠連詩曰幽居復鬱陶 煙景若離遠末響寄 濟曰言煙景離隔相去既遠後可附音信也投我瓊瑤 木桃報之瓊瑤謂書也 善曰瓊瑤謂玉音也

王徵君養疾 銑曰此詩被徵不應隱於瀟湘之間 徵 善本作徵

窈藹瀟湘空翠礙澹無滋 良曰窈藹幽靜貌瀟湘二水名翠澗色言此澗水澹然無滋味 善曰寂歷幽疎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歟 寂歷百草晦歟吸鶄鷄悲 向曰寂歷閑曠貌鶄鳥名悲鳴也 善曰寂歷彫疎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歟吸疾貌楚詞曰鵾雞啁哳而悲鳴

前墀鍊藥廬虛幌汎琴臥遥帷 銑曰清陰日也墀階矚也遥遠也帷謂山中也 善曰前墀已見上文說文曰鍊化金也鍊與練古字通又集略曰幌以帛蒙窗也汎琴謂撫琴也 向曰幌窗也 善曰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朱絃疎越也一

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語緇 翰曰水碧水玉也與金膏並仙藥其靈驗未可得而緇黷緇染也 善曰水碧已見上文蒼頡篇曰黷垢黷也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

渚有帝子遊濩不可期 濟曰北渚謂所居之北也帝子娥皇女英遊濩言隨波上下不可與之結期 善曰楚詞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遊濩馬可能也

痾屬此詩 良曰悵然失志貌言失志山中抱其痾疢而屬綴此詩 善曰楚詞曰悵獨悲而屬詩

乎山中又曰杼中情而屬詩

永太尉從駕淑 向曰為御史中丞時從宋高祖拜廟并祭南郊之作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 銑曰禮祭之法盡哀致敬漢子孫故祭枌社之道可敬而遠 善曰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祖廟枌枌榆社也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

恭絜由明祀肅駕在祈年 翰曰恭絜謂敬而祭絜清也祀祭祈求也言郊天求明年之穀 善曰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曰祈年孔夏

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 濟曰詔徒謂告衆也季月九月也鳳鳳蓋也藻文彩也言鳳蓋散文彩於所行之川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羽獵賦曰玄冬一季月鳳

皇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鳳皇兮磬
華之行川所行之川也行猶道也雲施象漢徙宸綱擬星
懸良曰施雲旗也言侍從部伍象天漢迴移也宸綱謂天子車上
珠網如天星之懸善曰高唐賦曰建雲施宸綱天畢也西京
賦曰天畢前驅薛綜曰畢網也象畢星曠靈光殿賦曰浮柱岊嵲以星懸朱櫂麗映淪漪
映秋山向曰櫂憧竿也鍛馬飾也麗映謂照曜也寒渚秋山所遊
之處善曰朱櫂以朱漆飾櫂也蔡邕獨斷曰金鍛者馬
冠也高廣各五寸羽衛謼流景綵吹震沈淵銑曰羽衛羽葆護
衛天子也謼映也
流景日也綵吹綵衣人吹簫管震動深淵也善曰羽衛
負羽侍衛也綵吹也淮南子曰浮吹以虞沈川鱗介也辨詩測
京國履簪籍鑑都壜銑曰辨陳也謂太師陳詩以觀京國之風
籍謂聽斷之書鑑視也視都壜之冤屈也善曰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
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
壬律邑頌被丹絃翰曰吐田人言采田人之歌邑老之頌以
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絃懸司馬彪
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殷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
六十顏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誦尚書大傳
曰大琴朱絃蔡邕琴賦曰丹絃既張八音既平文軫薄桂海

北岸　善曰楚詞曰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曰舲船窓牖也徙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翠山方藹

藹青浦正沈沈　濟曰藹藹盛貌沈沈深靜貌　善曰上林賦曰沈沈隱隱　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渌　濟曰嶼水中山也秋葉黃故云照冒覆也渌水畔也　善曰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州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渌水傍渌也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　濟曰松橫生松架益危雲繁則山路增幽也　善曰莊子曰松枝可以爲架故因謂之架焉

睇亂曾岑　濟曰鏡睇皆視也縣遠曾高也岑峯也言四面視高岑遠野而亂於目　善曰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敎梁傳曰縣地千里　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猨音雲裳信解皺　善曰氣清露華謂秋時則鴈度猨音稍哀也雲裳雲衣也蒼頡篇曰綴綴也皺與蹙通煙鴈煙車也金金印也　始整丹泉術可解皺辭榮以從之　善曰雲裳雲衣也蒼頡篇曰綴綴也皺與蹙通煙鴈煙車也金金印也　始整丹泉術終覿紫芳心　向曰整信也丹泉丹巒之泉飲之不死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可飲丹巒水　善曰抱朴子曰黃帝南到自隴采若乾之草紫芝也　善曰抱朴子曰黃帝南到自隴采若乾之草飲丹巒之泉外國圖曰員丘有玄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可飲紅敷丹泉激陽瀆　行光自容

齋照使弱思侵　銑曰神不滅曰行光容齋自在貌弱思謂俗事侵害　善曰楚辭曰雲旗兮電騖儻忽兮容裔

豪士枉尺壁宵人重恩光　翰曰豪士權勢之人枉盈尺之壁以聘之亦不顧矣宵小也言小人重禮遇之恩光也　善曰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以璧禮賢已見上文進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爲龍爲光言天子恩澤光曜被及者也　徇義非爲利　濟曰屈身從物曰徇節士徇義不求利也執羈謂執羈勤從軍而去鄉也　善曰莊子曰彼所殉仁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羈勤而徒勤音的去鄉已見上文　孟冬郊祀

月殺氣起嚴霜　良曰十月郊祀以報農稔也殺氣寒氣也　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楚詞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漿　向曰不緩猶不煖軍士皆以冰爲漿也　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渴飲堅冰漿晨上城皐坂磧礫皆

羊腸向曰城皇坂名磧礫小石也羊腸言坂勢屈曲　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旋門坂在城皇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坛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寒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　銑曰寒雲也籠景蔽也大谷谷名晦暗也蒼蒼晚也　善曰夏侯湛歎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蓱植贈白馬王詩曰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晨冥也息徒稅征駕倚劒臨八荒　翰曰徒衆稅舍倚佩也言息徒衆稅舍駕泉賦曰八荒協兮万國諧鵾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　濟曰鵾鵬烏也玄武龜也言寒不能飛伏於川梁之下　善曰樂緯曰鵾鵬狀似鳳皇身禮藏信嬰仁脩智貞義宋均曰身禮質赤色思玄賦曰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蛻而自糾錢鼢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良曰錢殘也淺鼢自喻也由時謂雪霜之時也言感此雪霜蚯蚓自傷結豎小兒稱言儒者獨守一經所識與小人同安足以逢行藏之理　善曰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漢書高祖曰豎儒幾敗乃公事章昭曰豎猶人也論衡曰能論一經為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休上人怨別　向曰沙門惠休姓湯氏　善曰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上人則沙門之尊稱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銑曰西北曰不周風楚客屈原也悠哉失志貌碧雲青雲也佳人謂所思友人　善曰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露彩方泛豔月華始徘徊　翰曰泛濫浮光貌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　翰曰寶書真經也為君掩言朋友不至無與披翫也瑤琴王琴也言無人能開匣而彈　善曰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瑤琴已見上文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　濟曰巫山陽臺皆楚地名以神女喻朋友也相思悵望皆憂煩貌　善曰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楚王乃登雲陽之臺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良曰膏燈也鑪香鑪言皆沈滅而不薰燎宴樂之席皆生塵埃　善曰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燄故謂之沈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曰綃綺為席畢璩為鎮桂水日千里

因之平生懷向曰桂水名曰千里謂流急言因此急流寄平生懷抱　善曰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桂水已見上文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而通辭鍾會懷士賦曰記遠念於興波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一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騷上

離騷經一首

屈平　銑曰史記云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流屈原於江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上述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鼈風雲霓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注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上官大夫同列大夫上官

靳尚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投而死

帝高陽之苗裔兮 翰曰帝顓頊高陽氏言我與楚俱高陽氏之苗裔逸曰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爲客卿因胤未之子孫恩深而義厚也 **朕皇考曰伯庸** 濟曰朕我也屈原自稱也古人質與君同稱朕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名 逸曰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 **攝提貞于孟陬兮** 良曰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提攝正月庚寅日下毋之體是得陰陽中正之氣 逸曰惟詞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爲陽正庚爲陰正言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毋之體 **皇覽揆余** 逸本有于字 **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銑曰皇考揆度肇始錫賜嘉善也言我父鑒度我初生之法度皆合天地中正始賜我善名 逸曰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已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已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也 **名余曰正則兮**

字余曰靈均 翰曰禮始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正平則正法則善平理故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 逸曰正平也言父觀我初生時日法度能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 濟曰紛盛也內美言內有忠貞外有材藝之遠能 逸曰紛盛貌脩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 **扈江離與辟芷兮** 良曰扈披也江離芷皆香草辟幽也芷幽而香 逸曰扈披也楚人名披爲扈江離芷皆香草也辟爲幽也芷 **紉秋蘭以爲佩** 逸本作細字 **汩余若將不及兮** 良曰紉結也蘭草名秋而香佩爲服飾也汩疾也言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也 逸曰紉盛貌脩遠也言已脩身清潔披香草以爲衣被紐索秋蘭以爲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汩去貌疾若水流也 **恐年歲之不吾與** 銑曰恐年歲不與我相待而年老不及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 **朝搴阰之木蘭兮** 阰毗之木蘭兮

夕擥洲之宿莽 翰曰擥取也阯山名擥持也洲水中地也草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曰宿莽言朝升山取木蘭承陽也喻言讒人困已終不能變易忠直也 逸曰搴取也阯山名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屈原取以自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勑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翰曰淹久代改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不久時節故其次序歎人之年幾易老 逸曰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漂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濟曰草木零落言歲晚喻年老也美人喻君也言歲暮年老而不早用賢於國無成功也 逸曰零落皆墜也草曰零木曰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也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此度 逸本作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此度也 良曰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弃道德用讒邪之言爲穢惡之行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 逸曰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爲稼穡之穢讒佞亦爲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

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遠讒佞照令賢智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爲君導入聖王之道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 逸本作乘駿馬以馳驅 良曰騏驥駿馬喻賢人言君能任賢使百草爲稼穡之穢讒佞亦爲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度以從忠正之言 逸曰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人我得申展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 逸曰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爲君導入聖王之道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 銑曰三后謂湯禹文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衆芳喻衆賢也言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 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 逸本作紐字 昌攷翰曰雜也椒菌桂皆香木紉結也蕙茝皆香草也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雜用賢人豈獨任一人而已 逸曰申重也椒香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也紐索也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濟曰耿光介大也言堯舜所以有光大之稱者能循用大道任其忠良故得萬事之正逸曰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

稱者以脩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良曰桀紂夏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捷疾也徑邪道也窘急也言桀紂苦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故身至滅亡逸曰昌披衣不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貪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爲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惟夫**逸本無夫字**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向曰偷苟且也險隘傾危也言小人共爲朋黨苟且爲樂而不知君道幽闇國將傾危以及其身矣逸曰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諭傾危也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銑曰憚難皇君也敗績崩壞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也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諭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翰曰踵繼武迹也言欲忽然奔走先後以爲輔翼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也逸曰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君不觀察我之中誠反信讒人與之同怒於我**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良曰謇謇直言貌舍止也言我固知直言之爲已患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逸曰謇謇忠言貌舍止也言已忠言謇諫君之過必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向曰九陽數謂天也靈神脩長也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爲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諭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銑曰初始成平悔改遁移也言君始與我平議國政後信讒言因改移本情而有他志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他志**余既不難夫**逸本無夫字**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翰曰傷惜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但惜君

信讒而數變易　逸曰近曰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畹**於遠**兮又樹蕙之百畮**濟曰滋益也三十畝曰畹畮樹藝也蘭蕙草喻行也言我雖被斥逐脩行彌多　逸曰滋蒔也十二畝爲畹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爲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畦留夷**夷揭逸本作揭字**與揭車**車杜衡**兮雜杜衡與芳芷**良曰五十畝曰畦留夷揭車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積累衆芳十畝爲畦杜衡芳芷皆香草也　逸曰留夷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絜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冀枝葉之修**逸本作峻字**兮**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向曰莜茂盛貌言我盛願待成時收刈藏而饗之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逸曰冀幸也峻長也刈穫也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銑曰萎絕黃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草爲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是蕪穢不自脩也　逸曰萎病也絕落也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戒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力含反**兮**言衆在朝者皆競爲進趣貪婪財利索　逸曰競並也婪貪也言衆人並進取貪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舍本作興**心而嫉妒**濟曰羌乃也言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己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妒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　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爲恕他人謂己用不同則各生嫉妒之心推棄清絜使不得用也**忽馳驁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良曰忽急也言衆人急於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　逸曰忽疾也言衆人所以馳驁惶遽者追逐權貴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向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年漸漸將至恐脩理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

秋菊之落英 銑曰英花也飲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已之德 逸曰隮墮也言已且飲香木之墮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陰陽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 苟余情其信姱 姱苦瓜 以練要兮長頗 呼感頷乎感 亦何傷 翰曰苟且姱大練擇也且苦亦何傷於我頗頷不飽貌 逸曰苟誠也練簡也頗頷不飽貌言已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頗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 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 濟曰擥持根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忠信 逸曰擥持也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本而生落墮也蘂實貞言已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 所綺良曰矯舉也胡繩香草纚纚索好貌言舉此香木以自比結索其香草以約束於已也 逸曰矯直也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 謇 逸本作謇 吾法夫前脩兮非世 逸本作時字 俗之所服 向曰謇難也前脩謂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 逸曰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代脩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代遠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願依彭咸之遺則 逸曰周合也彭咸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 銑同逸注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逸本作人字 生之多艱 翰曰艱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前代故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 逸曰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 余雖好脩姱 瀚曰鞿羈銜勒也 以鞿羈 居衣 羈兮 謇 謇發弃之大道而為讒人所係羈也諫諍也 逸曰鞿羈以馬自喻也韁以馬自喻也諫諍替廢也言我雖習前聖人之姿然以為讒人所銜勒不避難而諫朝諫而尋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弃也 朝誶而夕替 誶曰韁在口曰羈革絡頭曰羈言為人所係羈也諫諍也言君所以廢弃已者以余既替余以蕙纕 忌羊 兮 又申之以攬茝 良曰纕佩帶也攬持也申重攬持也然我猶攬芳草自結束以執貞節 逸曰纕佩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弃已者以余信之心故也然猶復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 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 良曰九數之極也言忠信貞潔

我心所善以此遇害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 逸曰悔恨也言已
復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
不悔恨也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逸本作人字 銑曰
法度壞良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 逸曰靈脩謂懷
王也浩浩蕩蕩猶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貌也言已
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 衆女嫉余之蛾眉
以字 舊淫 翰曰衆女諭讒臣也蛾眉美女喻忠直也謠諑謂譖
毀也言讒邪之人妬我忠直皆譖毀之謂我善為淫亂 逸曰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謠諑
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也猶衆臣妬嫉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信 固時俗之工巧兮
倘面 規矩而改錯 倉故濟曰倘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
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 背繩墨
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 良曰周合也言背墨繩之直而
從其曲則屋壞苟為邪佞競合
妄置其妙敗材木而不堅固讒佞之人背違繩墨妄為法則也錯置也言
敗國危政 逸曰倘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之人背違繩墨之法則改古之道
彊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之人巧為言語離聖人之法亦必
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棄忠貞隨從枉邪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 忳鬱邑
加傺 丑例 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向曰忳鬱憂思貞悍不安
也佗傺失志貞言我憂思而失志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固獨窮困
於當時 逸曰忳憂貌也佗傺失志貌也佗猶堂堂立貌也傺住也
楚人名住曰傺言我所忳忳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
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苟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也 寧溘
苦合 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 銑曰溘奄也言我寧
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 逸曰溘奄也言我寧奄
然亡死形體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鷙鳥 逸本有之
字 不羣兮自前世 逸本作代字 而固然 翰曰鷙鳥鷹鸇之屬比
同羣忠正之士皆亦守節不隨俗為諂媚從前代固如是非但於我
逸曰鷙執也謂能執服衆鳥鷹鸇之屬特立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
厲特立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 何方圜之能周兮
執異道而相安 濟曰方木圓穴不可相合邪佞忠正異道而
誰肯相安哉 逸曰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枘

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爲謀也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呼候良曰抑案尤過攘除詬恥也我所以屈心案志者將欲忍過除其深恥詆讒佞清朝廷也逸曰抑案也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詆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向曰伏清白之節盡死爲直亦固聖人所厚哀也謂武王伐紂封比干墓者是也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乏吾將反銑曰悔恨相視察審也言我恨視道之不審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還國死節也逸曰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也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翰曰廻車復路將還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濟曰步徐行也澤曲曰皐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芬香以自絜也言我及旋我車步徐行於蘭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良曰尤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君事恐重離過患故將退去脩吾初始絜清之服逸曰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離過患將復去脩吾初始絜清之服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向曰製裁集合也芰荷水草芙蓉蓮華也言裁合此物而爲衣裳以自脩絜也逸曰製裁也芰菱也荷扶渠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爲衣裳被服愈絜脩善益明不知吾之所以離尤兮反信讒而齌怒銑曰齌疾也芳荷水草芙蓉蓮華也言裁合此物而爲衣裳以自脩絜也逸曰製裁也芰菱也荷扶渠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爲衣裳被服愈絜脩善益明不知吾之所以離尤兮反信讒而齌怒余佩之陸離銑曰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我情實美岌岌高貌既不見用我將高冠長佩整威儀以異衆逸曰岌岌高貌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芳與澤其雜糅又兮唯昭質其猶未虧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有香潤之德雜會於已不得施用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爲自虧損也逸曰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王堅而有澤糅雜也唯獨也昭明也虧毀

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王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舍其身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濟曰忽疾反顧遠視去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 逸曰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良曰繽紛盛貌菲菲香氣也章明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服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 逸曰繽紛盛貌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王纕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 向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利或愛邪佞而我獨以脩正直之道爲常以爲常行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逸本作懲 可字 懲懶也 逸曰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爲常行雖樓罪支解志猶不艾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 女嬃須 嬋媛牽引也申申重也言我行不合時故牽引古事而罵詈我 逸曰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牽引也申申重也言我行不合時故牽引古事而罵詈我 **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山之野** 古本及逸本作鯀字 婞很戾不用堯命終被殛於羽山之澤而早死焉言原不承君意不將順害 逸曰女嬃之言也婞很也鯀很戾不用堯命終被殛於羽山之澤而早死焉禹父堯臣也堯使治水鯀音睽很也蚤死曰夭言堯使鯀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鯀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 向曰嬃數諫原云汝何博采古道於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爲姱大之行 逸曰女嬃數諫屈原曰汝何好脩謇直而獨有此姱節之行乎 **謇朝誶而夕替兮既莓以盈要** 古本及逸本莓作茞 誶失移反 **既莓施以盈要兮** 銑曰贅茞施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也嬃言衆人皆體贅茞之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之德判別不同故見弃斥 逸曰贅茞施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也嬃言衆人皆體贅茞之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之德判別不同故見弃斥 **練要以靜深兮** 逸曰贅茞施皆惡草也以喻讒佞之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弃也 **既莓施以盈要兮** 銑曰贅茞施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也嬃言衆人皆體贅茞之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之德判別不同故見弃斥 逸曰贅茞施皆惡草也以喻讒佞之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弃也 **練要以靜深兮** 翰曰屈原遭姊之罵困邪佞之惡不

也 **脩姱以鞿羈兮** 鞿羈馬絡頭也 逸曰鞿羈馬絡頭也以喻已脩行姱節以自約束 **謇朝誶而夕替** 誶失移反 **既莓施以盈要兮** 銑曰贅茞施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也嬃言衆人皆體贅茞之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之德判別不同故見弃斥 逸曰贅茞施皆惡草也以喻讒佞之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弃也 **練要以靜深兮** 翰曰屈原遭姊之罵困邪佞之惡不

可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　逸曰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謗知時莫識言已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　世竝舉而好朋兮何榮獨而不予聽　濟曰榮孤也言世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爲朋黨而我忠耿孤獨誰肯聽我而用之逸曰榮孤也詩曰哀此榮獨子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僞相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榮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　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　良曰中得也喟歎息憤滿而行澤畔矣　逸曰節度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遏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　向曰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葬江南言已行聖人之道不容當代故將濟江南行就舜陳說之　逸曰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也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說之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銑曰啓開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行就舜陳說之　逸曰沅湘水名重華舜也葬江南言已行聖人之道不容當代故將濟江南言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秘要以自開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銑曰啓開也九辯九歌禹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繼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翰曰圖謀也言太康不忍先王之業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　逸曰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濟曰羿夏之諸侯淫佚田獵其國　逸曰羿諸侯也田獵也封狐大狐也言羿爲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　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良曰浞寒浞羿相也厥其也羿以夏衰亂代夏而取其政而又爲荒淫之行故爲足弒其身貪取其妻以爲己妻也言浞羿相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　浞　五　羽　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　向曰浞寒浞子也彊圉多力貌言浞恃多力故肆情縱欲不忍其讒以殺夏后相　逸曰浞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縱放也言浞取羿妻

而生澆强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 **曰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銑曰康安隕墜也言澆殺夏后相日安娛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死首顛隕而墜地 逸曰康安也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既墜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事皆見於左傳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翰曰桀夏亡王也言常背天違道乃遂逢殃咎爲湯所誅 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之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爲湯所誅滅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 濟曰辛紂暴之亡王也菹醢肉醬也言紂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伐之殷宗遂絕不得久長 逸曰辛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言紂爲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把黃鉞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 **湯禹儼** 逸本作嚴字 **而祗敬兮周論道** 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嚴肅祗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 逸曰嚴畏也祗敬也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王天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 **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向曰言文王舉賢用能循先聖法度無有頗僻故能安天下 逸曰頗傾也循本作脩字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 逸本作人字 **德焉錯輔** 良曰言天敬賢者佐而成之私視阿附之理但萬民之中有道德之者因置以爲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爲無道傳與湯紂爲淫虐傳與文王 **夫維聖哲以茂行** 翰曰哲智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智茂盛之誠得用爲天下之王 **夤前修以自好** 逸曰夤敬也修善也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 **固衆芳之所在** 言人臣誰有不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也言人非善而可任用者乎 逸曰服服事也 **雖信美而不可以淹留** 言人臣誰有不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 **思三五以服遠兮** 良曰三五謂三王也言思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與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燕有傾失故能綏萬國而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 **皇天無私覽民** 逸本作人字 **之計極** 濟曰相視計謀極窮也言視禹湯之興桀紂之亡偏觀萬民忠佞之謀足以窮其姦邪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人忠佞之謀以窮其眞僞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銑曰服事也言人臣誰有不義而不可任用者乎 逸曰服服事也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

未悔向曰阽危也言危身行猶未爲悔　逸曰阽猶危也言已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仗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不量鑿而正枘銳而鑿枘孔之木言工不度鑿之正方而安其酇銑曰量度也鑿木孔枘入則物不固而木破壞矣臣不審君之賢愚而任則罪及其身而見葅醢　逸曰量度也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葅醢龍逢梅伯是也曾歔欷許說切許氏曰哀泣貌余鬱悒而哀朕時之不當翰曰言累益歔欷而發憂思有哀我不循明聖之君屬昏闇之代　逸曰曾累也歔欷懼貌也言我累息而懼鬱悒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葅醢之日攊字本作攊攊逸本作攊攊字如如呂如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平濟曰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貞之心也言已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浪浪然霑於衣襟引忠貞之心掩拭之不以悲故而失義也　逸曰茹柔耎也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漆貌也言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馬四玉虯以乘鷖鳥計切鳳兮溘埃風余上征良曰敷布耿明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虯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時俗遠羣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軔刃也蒼梧舜所葬在南方縣圃在崑崙山仙人所居言朝夕遠遊向曰軔車輪也蒼梧舜所遊縣圃神仙之山　逸曰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縣圃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縣圃雖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山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留此靈瑣先果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於蘅廉兮崦嵫茲而勿迫輸曰羲和日御衰老　逸曰靈以喻君瑣門鏁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曰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已衰老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　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也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

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望入之山且勿附近異及盛時遇賢君

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濟曰漫漫遠貌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 逸曰脩長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已合志者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 濟曰漫然長遠不可遊遍吾方上下求索也飲馬咸池結轡扶桑言遠遊異國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 逸曰飲馬咸池結轡扶桑言遠遊異得延年也 揔結也扶桑日所浴也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 良曰咸池曰所浴也揔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已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 逸曰若木在西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已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 折若拂擊也逍遥相羊也 向曰若木在西極拂擊也逍遥相羊皆遊也言我折取若木以拂擊日揔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 逸曰若木在西極拂擊也逍遥相羊皆遊也言已須臾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

遝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 銑曰望舒月御飛廉風伯也月喻清白之臣風喻號令言我使清白之人求賢使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 逸曰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飛廉風伯也

風爲號令以諭君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 **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我以未具** 逸曰鸞皇靈鳥喻仁智之士雷師喻君言我使仁智之士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以裝束未具也 逸曰鸞凌鳥也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爲諸侯以興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墮告我嚴裝未具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 濟曰我欲令鳳皇仁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賢者續以日夜冀逢遇之 逸曰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逢遇之 **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 良曰飄風回風也良曰飄風無常之風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風雲霓惡氣以喻佞人也御迎我使離舊德變節隨邪使之徒 逸曰回風回皇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 向曰紛亂也總總猶傳傳也陸離分散也言已遊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爲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紛然散亂而不可知 逸曰總總猶傳傳聚貌也斑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已遊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爲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斑然散亂

而不可知之也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銑曰帝天帝也閽主門人也言已惡讒佞將上訴於天帝使閽人開天門閽人又倚天門望而拒我不得入　逸曰帝謂天帝使閽人也時曖曖其將罷　逸曰帝天帝也閽主門者閽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愬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　時曖曖其將罷　本作罷字　今結幽蘭而延佇　翰曰曖曖昏闇貌疲極也言時代昏闇周行疲極不遇賢明故結香草自絜長立而無趣向　逸曰曖曖昏貌罷極也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　世溷濁而不分　呼本　今好蔽美而嫉妒　濟曰溷亂蔽隱也言時代昏亂濁不能分別好惡好隱人美行嫉妒忠良　逸曰溷亂也濁貪也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妒忠信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　列息良曰白水神泉也閬風仙山也緤係也言世皆濁亂將濟神泉升仙山係馬以遠濁世而自絜淨也　逸曰濟度也進向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閬風山名在崑崙上緤繫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白水絜淨閬風清明言已脩却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向曰高丘楚山名女神女喻忠臣也言我將遠去忽反顧楚國無忠臣心爲之悲而流涕　逸曰楚國無有賢臣心爲之悲而流涕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爲之悲而流涕　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銑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見萬物始生青帝舍也言我奄然至于青帝宮觀万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帶重其鮮絜　逸曰瓊草之枝以續佩帶重其鮮絜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　翰曰相視貽遺也言我脩行仁義思得同志及年德未衰之時視天下賢人將以玉帛遺之共爲政珥　逸曰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相視也貽遺也言已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濟曰豐隆雲師宓妃洛水神臣所在聘之與同治也　逸曰豐隆雲師宓妃洛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絜若宓妃者欲與幷力也　解佩纕相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　良曰纕佩帶蹇脩伏羲氏之臣言我既見宓妃解其佩帶取王結言契令蹇脩爲媒以通辭理也　逸曰纕佩帶也蹇脩伏羲氏之臣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分理述禮意也言既見宓妃則而爲媒理也伏羲氏時淳朴故使其臣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

緯繣 呼陌 其難遷 向曰紛亂也總總聚也緯繣乖戾也言將通忽爲乖戾而難移 逸曰緯繣乖戾也言寔脩既持其佩帶珮玉之潔而讒人亂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絶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 夕歸次於窮石 今朝濯髮乎洧 于鬼 盤 銑曰弱水出崑崙山名出嶵嵫之山言寔脩既持其佩帶趣清絜 逸曰次舍也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淮南言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洧槃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寔妃體好清絜慕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槃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君之意也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 翰曰康安淫久也言隱居之人自保其美德以驕傲於世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臣君 逸曰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安也言寔妃高遂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濟曰言隱居之人信有美德而不崇禮敬不與事君當違棄此人改求賢者共同志事君也 逸曰違去也改更也言寔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去相棄而更求賢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天乎 逸本作乎天字 余乃下 銑曰言觀視四方之極周遍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逸曰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佚女 逸良曰瑤臺玉臺也偃蹇高貌有娀國名佚美娀女契母簡狄喻賢女也呂氏春秋云有娀美女爲高臺而飲食之言我望此高臺見美女有娀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娀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 向曰鴆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人往聘忠賢讒喻讒賊言我使鴆鳥爲媒以求簡狄不好 逸曰鴆惡鳥也明有毒殺人以性讒賊不可信用寔詐告我言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 他彫 巧 銑曰雄鳩多聲逝往佻輕也言我使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輕巧而不信 逸曰逝往也言我又使雄鳩衔命而往其性輕巧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翰曰言鴆鳩皆不可信故猶豫狐疑而不能決定欲自往以無媒介不可也 逸曰適往也言已令鴆爲媒其心讒賊以善爲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 兮恐高辛之先我 濟曰詣遺也高辛帝嚳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恐帝

嚳先我而得之帝嚳喻諸國賢君　逸曰高辛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爲帝嚳次妃有娀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欲遠進**逸本作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良曰言求忠賢不得欲往遠方又兼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遥遊戲觀望以忘憂也**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向曰少康夏后相之子寒浞殺之夏后相少康奔虞虞姚氏也以二女妻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遂滅浞復禹舊績此言遠遊微隱不遂求賢不得美少康留止而成功是原不欲遠去之意　逸曰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浞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浞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銑曰言我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弱於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　世逸本作時字**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翰曰溷亂也言時代亂濁嫉妒賢良蔽隱美行稱揚邪佞　逸曰再言時溷濁者懷襄二葉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閨中既以**逸本無以字**邃遠兮**小明謂之閨邃深也哲知也窈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已是也**哲王又不寤**濟曰閨中宮門中也遂深哲智窈覺也言宮中深遠視聽難及故哲智之王不能覺察忠佞　逸曰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闇蔽固其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逸本無而字**與此終古**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明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索**所革**瓊茅以筵**迋**筳**專**兮**向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竹筭也楚人結草折竹卜曰筳靈氣古之善占者　逸曰筵小破竹也靈氣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知靈氣占其吉凶**命靈氣爲余占之**銑曰曰者靈氣語辭也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思九**

言時溷濁者懷襄二葉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閨中既以**逸本無以字**邃遠兮**小明謂之閨邃深也哲知也窈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已是也**哲王又不寤**濟曰閨中宮門中也遂深哲智窈覺也言宮中深遠視聽難及故哲智之王不能覺察忠佞　逸曰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闇蔽固其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逸本無而字**與此終古**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明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索**所革**瓊茅以筵**迋**筳**專**兮**向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竹筭也楚人結草折竹卜曰筳靈氣古之善占者　逸曰筵小破竹也靈氣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知靈氣占其吉凶**命靈氣爲余占之**銑曰曰者靈氣語辭也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思九**

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翰曰靈氛言天下九州之地甚寬博豈獨是楚國有君臣可止乎 逸曰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 曰勉遠逝而無狐 逸本無狐字 疑予敶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濟曰靈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汝獨懷故君不去 逸曰爾女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 世 逸本作時 曜兮敶云察余之美惡 之乎原以此荅靈芬難去之辭也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 曰勉遠逝而無狐 逸本無狐字 曰勉遠逝而無狐 逸本無狐字 曰勉遠逝而無狐 逸本無狐字

逆迎 銑曰翳蔽也九疑舜所葬之山繽衆多皃言巫咸得已椒糈則領百神蔽日而下舜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迎言賢聖知已之志 逸曰翳蔽也繽盛皃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近我 志一作皇

皇剡剡琰 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向曰皇天也剡剡光貌言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尤吉善也 逸曰皇天也剡剡光貌言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尤吉善也 曰勉升降以上下 銑曰巫咸辭也勉彊也上謂君下謂臣矩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彊上求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與已同者因共爲治此巫咸之言 逸曰勉彊也上謂君下謂臣也矩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已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爲化也

求矩矱 紆縛之所同 濟曰巫咸辭也勉彊也上謂君下謂臣矩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彊上求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與已同者因共爲治此巫咸之言 逸曰勉彊也上謂君下謂臣矩法也矱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已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爲化也 湯禹儼而求合 良曰儼敬也摯伊尹名調和也言湯禹至聖尚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 而能調 命求合已之賢臣伊尹咎繇之徒相理陰陽而安天下 逸曰儼敬也合匹也摯伊尹名調和也言湯禹至聖尚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 摯咎 逸本作皐字 繇

苟中情其好脩兮 向曰苟且也媒喻左右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絜則明君且當舉則何必須左右之達 逸曰行媒諭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 又字 何必用夫行媒

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之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銑曰說賢人代晉靡利人操築於傅氏之巖武丁殷王名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傅巖委任之不疑 逸曰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

呂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得舉 向曰呂望太公也鼓刀屠牛也遭遇也 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蓋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牛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遇之遂載以歸用爲師 籍戚之謳歌兮 齊桓聞以該輔 濟曰該備也籍戚衛邑也桓公修德不用退而舉之用以爲卿備輔佐也 逸曰籍戚衛人該備也籍戚脩德不飯牛於齊門扣牛角而歌桓公聞而舉之用以爲卿備輔佐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 時亦猶而未央 良曰晏晚央盡也言我所以求輔於君者將及年歲未晚以成德化然時未盡冀同三賢之遭遇也 逸曰晏晚也央盡也言我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 恐鵾鳩 弟鵾 杜之 其字

先鳴兮使夫 逸本無夫字 百草逸本有為字 之不芳 向曰鵾鴂鳥名秋分前鳴則草木搖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鳴使草木不芳香也喻讒臣為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 衆 芰 愛 然而蔽之 銑曰瓊玉也偃蹇盛貌言我佩瓊玉懷美德而衆人萎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亮 逸曰偃蹇衆盛貌言我佩瓊玉懷美德而衆人萎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亮 向曰此黨謂楚國也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如我正直而必挫折 逸曰信 兒也言禁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 恐嫉妒而折之 輸

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向曰干求也言子蘭子椒既人之能敬而舉之 逸曰干求也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禄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 固時俗之流從 逸本作從流兮 兮又孰能無變化 銑曰固此諂佞之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 逸曰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輸曰子椒子蘭尚賢而不從俗以自容身 變節若此而況衆節若此豈況朝廷衆臣而不爲佞媚以容其身邪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濟曰惟此原自屬也言我内懷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重不遭明君弃其至美而逢此咎也 逸曰歷逢也茲此也言已内行忠正其至美而逢此咎也 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芳 逸本作芬至今猶未沫 逸曰歷遭弃逐至今猶未已也 逸本作芬至今猶未沫也言已芳菲之盛誠難損歇雖遭弃逐至今尚未已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 向曰次同志人也 逸曰言我雖不見用猶調已之

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求同志也 及余飲此桂酒兮 銑曰言脩飾及成此之時 上下 上下賢明者欲往就之 逸曰上謂君下謂臣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 翰曰歷選也言靈氛告我遠去告我令選擇吉辰良日將行訪賢君也 逸曰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 釐曰吾將去君而遠行 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 音糜 以爲糧 音張 也言我將遠行折取瓊枝以代脯糧糗糧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爲脯腊精鑿玉屑以爲儲糧飲食香潔異以延年也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 逸曰飛龍喻道瑤玉名象牙也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遂遊但駕此道德以爲車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逸曰言賢愚異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 遵吾道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 遵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 銑曰遵轉也言去楚國轉向崑崙山其路長遠周而流行

以求所安 逸曰邅轉也楚人名轉爲邅言已殺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揚本逸有志字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鑾之啾啾 翰曰揚舉也雲霓虹也晝之於旌旗晻藹旌旗蔽日貌玉馬珮也鑾鈴也啾啾鈴珮之聲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 逸曰揚披也晻藹蓊翁鬱陰貌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蓊翁鬱排羣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濟曰軔車輪也東極曰天津夕至西極順天道也 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言已朝發東方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皇紛翼翔之翼翼 逸本作翼字 良曰言天道故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也畫龍蛇爲旂翼翼和貌也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向曰流沙西極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 逸曰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容與遊戲貝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清絜自洒飾也麾蛟龍使梁津兮

詔西皇使涉予 銑曰麾招梁橋詔告也西皇少昊也言我招蛟龍使爲橋告少昊濟度言能感神獸聖帝相接 良曰麾招也言我招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度萬人之尼 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翰曰言遊崑崙山道路長遠而多險難故令衆車奔騰於邪徑相待言已遊高遠莫能及也 逸曰艱難也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已所行車遠莫能及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 濟曰不周山名言已使語衆車行俱會西海之上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屯余車 逸本有其字 千乘兮齊玉軑 大而竝馳 良曰屯聚乘車也軑車轄也車所以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馬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走 逸曰屯陳也軑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爲車轄並馳左右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駕八龍之婉婉 逸本作委移字於阮兮載雲旗之委迤 逸本作委移字向曰八龍八節

之氣也逶迤長貌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爲載雲爲旗也婉婉美貌　逸曰婉婉龍貌言已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也

今神高馳之邈邈 銑曰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遠莫能逮及也　逸曰邈邈遠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也

假日以娛樂 翰曰九歌禹湯樂名韶舞樂名言我之德可輔舜禹以致太平然不遇其時故假借其日奏此樂以自娛樂而已　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尚書曰簫韶九成是也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娛樂而已

陟外皇之赫戲 平　濟曰陟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言我升天庭對光曜忽復下視楚國而愁思也眄視也舊鄉楚國也　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眄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升天下見楚國而愁思歸蜷局不進貌言我不去故辭憂自明　逸曰僕御也懷思也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 計

抑志而弭節 候世人其邈遠遠莫能逮及也　逸曰邈邈遠也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行以

悲余馬懷兮蜷局 高　負　顧字　逸本有

而不行 良曰僕御懷歸也蜷局不進貌言我

夫

舊鄉 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

顧 回

蜷局 詰屈

不行 不肯行也

僕夫悲余馬懷兮 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

蜷局顧而不行 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

亂曰 逸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行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

已矣 無知我之忠正者又何須歸於楚國　逸曰已矣絕望之辭也言時代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言衆人無有知已已復何爲思故鄉念楚國也

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向曰已矣絕望之辭也言時代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 銑曰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逸曰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共行美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九歌四首

屈平 銑曰楚南郡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悲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敬下寄見黜之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

否極取爲歌名矣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爲作九歌之曲託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標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 逾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逸曰穆敬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太一星辰之曰齊戒恭敬以宴樂天神撫長劍兮玉珥 向曰穆敬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玉珥劍鐔也琚琳琅皆玉名以之爲珮鏘然而鳴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琳琅皆美玉名以之爲珮鏘然而鳴 逸曰撫持也珥也鏘佩聲也詩曰佩玉將將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玉玉鏘五音而和且有節度 瑤席兮玉瑱 鎮盍將把兮瓊芳 濟曰言已脩絜以瑤爲席美玉爲瑱靈巫何不持瓊枝以爲芳香皆取美絜也 逸曰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脩飾清絜以瑤玉爲席美玉爲瑱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爲香

蕙肴蒸兮蘭藉 慈夜奠桂酒兮椒漿 良曰以蕙草烝肉以蘭藉飲食以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 揚枹兮拊鼓 疏緩節兮安歌 陳竽瑟兮浩倡 銑曰揚舉也枹擊也拊鼓也疏希也浩大也使曲節希緩而安音清歌復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極其情 逸曰拊擊也疏希也言賭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浩大也言已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靈偃蹇兮姣服 芳菲菲兮滿堂 向曰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菲菲芳貌也服飾也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 五音紛兮繁會 翰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之音紛盛貌繁會錯雜也君謂東皇也欣欣和悅貌康安也言脩絜酒食極陳鼓樂神尚歡欣而降之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而遭放弃以至危苦也 逸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歆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爲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良曰蘭芳皆香草也華采五色也靈巫也連蜷導引神貌爛光也昭昭明也央極也言將祭祀之事先使靈巫沐浴蘭芳衣五色之服務其芳絜又飾若英也導引也雲中君使留心於此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師屏翳也　逸曰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絜飾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安留見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

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酒食儻然安樂德又光明也天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　逸曰壽宮祠神所也神既安樂德又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為五方帝服翱游周章往來迎疾貌　逸曰龍駕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龍駕也帝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

月兮齊光

鈇曰蹇辭也儻安也壽宮祠神所也神既安樂德又光明乃與日月齊也　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也

蹇將憺兮壽宮與日

濫

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翔也

靈皇既降兮猋遠舉

必遥

降饗飲食猋然遠舉復還其居　逸曰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雲中神所居也言神既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猋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

覽冥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濟曰窮極也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也　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冀州所都也思有道之君故覽之

思

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窮極者也　逸本作懺懺字良曰夫君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　逸曰君謂雲神懺懺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志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懺懺

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逸本作懺懺字良曰夫君謂靈神以喻君也忡忡憂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銑曰君湘水神也夷猶猶豫也蹇語辭也言神

樂其所居猶豫不降於此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至也逸曰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嶮岨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爲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爲堯二女妻舜有苦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爲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 **美要眇** 妙 **兮宜脩沛** 普賴 **吾乘兮桂舟** 向曰要眇好貌思神容儀美好又宜脩飾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已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 **安流** 翰曰願神使波安流而我不危殆也沅湘二水名逸曰沅湘水名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嶮徑涂流則得安也 **望夫君兮未** 逸本作歸字 **來吹參差兮誰思** 良曰夫君神也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神之甚逸曰君謂湘君參差洞簫也言已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 **駕飛龍兮北征遭** 陟連反楚國願駕飛龍北行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眞歸也逸曰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國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遭轉也洞庭太湖也 **吾道兮洞庭** 良曰征行遭轉也原思既畢念言已歸轉故居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思念 **薜荔柏兮蕙綢** 薜薄閉反荔力計反逸本作庭字綢直留反薜荔香草也柏搏壁也蕙草也綢繆束楚荃香草也橈小揖也屈原言我居家縛香草以搏四壁亦以爲旌旗芬芳潔清有如此也 逸曰薜荔香草也柏搏壁也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爲楫櫂蘭爲旌旆飾動以香潔自脩飾也 **荃橈兮蘭旗** 逸本作庭字銑曰薜荔蕙荃蘭香皆草柏搏壁也橈楫也言已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爲楫櫂蘭爲旌旆飾動以香潔自脩飾也 **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岑陽向曰涔陽浦接於楚都極遠也言我遠游此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冀君感悟復命我也 逸曰涔陽者江陰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涯水也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 爱反翰曰極已也女謂屈平姊女嬋媛牽引也言我揚精誠未已女嬋媛牽引時事以爲不變節從容終不可而爲我歎息也 逸曰極已也女謂女嬋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嬋牽引責之數爲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 **橫流涕兮潺** 仕連反潺湲流貌 **湲隱思君** 爲元反隱伏也感女嬋之言泣涕橫流隱伏側陋彌思君子 逸曰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嬋之

言亦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君謂懷王也
阻陋也言已雖見放弃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桂櫂
兮蘭枻 翊丁例 斲角 冰兮積雪 銑曰櫂楫也枻船傍板斲斫也
逸曰櫂楫也枻船傍板斲斫也言志不通猶乘
舟值天威寒舉其楫棹斲斫氷凍紛如積雪徒爲勤苦而不得前也
凍紛然如積雪言已勤苦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向曰薜荔
於陸芙蓉荷華也生於水言已執忠信之行求合於君亦猶入水池
之中而采薜荔登山木之末而取芙蓉固無遂理擇取也 逸曰搴
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心
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 心
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絶 翰曰爲婚姻者其心不同
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絶事君之道亦類此焉 逸曰言婚姻所好心
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
勞而已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絶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
離絶之義 石瀨兮淺淺 戔
飛龍兮翩翩 翔濟曰瀨湍水也淺淺流貌原既憂怨下視水石淺
也 逸曰瀨湍也淺淺流疾貌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
流而不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翻翻而上將有所登自傷弃在草野終

無所登至也 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我 逸本作余 以不
閒 音閑良曰言君與臣下爲不忠則怨而責之已爲不
信則以爲閑爾疾其君汎欲與已爲治後遂相背焉 逸曰交
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已執履忠貞雖獲罪
過不敢怨恨於衆人閒暇也言君常與已期欲共爲治後以讒言之
故更告我以不 閒暇遂以疏遠 朝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 銑曰朝
夕喻衰也喻已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
野自歎之辭也騁騖疾行也弭節安意也 逸曰朝以喻
已盛也澤曲曰皐言已願及朝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弭
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
野 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向曰次舍也言已在江湖
堂 逸曰次舍也過信爲次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
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爲伍 捐
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澧禮 濟曰捐遺皆置也
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冀君命已猶可以用也 逸曰玦玉環也先
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也與玦即去也遺離也佩瓊琚之屬
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 采芳洲兮杜若將

以遺兮下女 良曰芳洲多生香草也故於此采杜若焉下女喻賢臣也欲將已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爲治道 逸曰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已之儔匹也言已願於芳芬絶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 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銑曰自言憂愁再生何由復遇逍遥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逸曰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逍遥游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遥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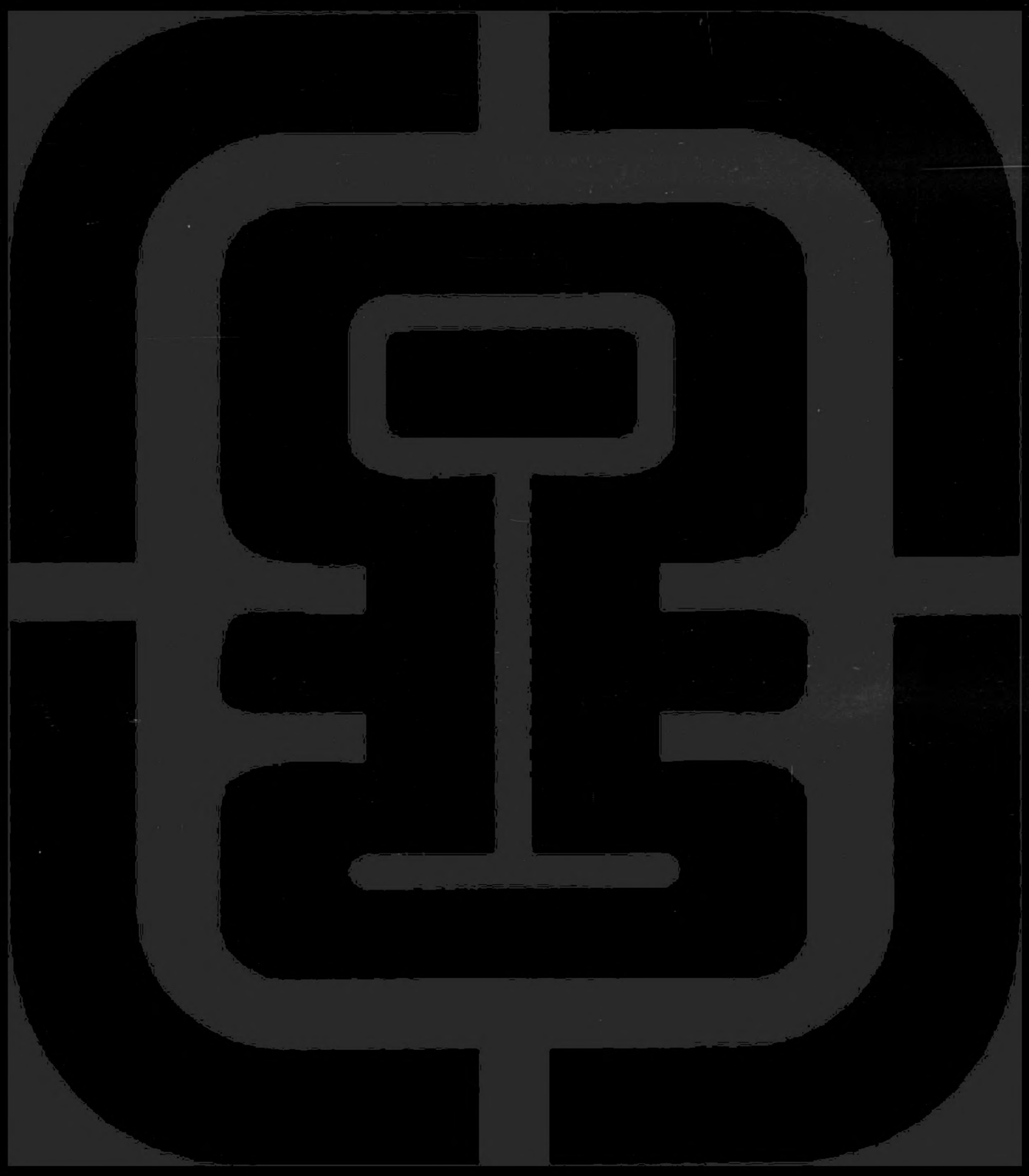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向曰帝子謂堯二女俄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於湘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也眇眇好貌也言堯二女隨舜不及墮於湘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好貌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水之渚因爲湘夫人眇眇好貌也言堯二女隨帝不及墮於湘眇然絶異又配帝舜而乃没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 嫋嫋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嫋奴鳥切 翰曰嫋嫋秋風疾則草木搖落江湖生波喻小人用事則君子弃逐 逸曰嫋嫋秋風搖木貌言秋風疾則草木搖

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人愁而賢者傷矣 白煩兮 煩音煩 逸本作登 白蘋兮 騁望與佳期兮夕張 去聲叶韻良曰煩秋生草騁平也佳期謂湘夫人也言已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帳與夫人之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 逸曰蘋草秋生騁平也佳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已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 鳥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 濟曰萃集也蘋水草也鳥當集木上今在水中罾宜置水中今在木上以喻已志反覆失所也 逸曰萃集也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 沅有芷兮澧有蘭 銑曰芷蘭皆香草也喻已之善也公子謂夫人也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公子謂湘夫人也 逸曰芷蘭香草也喻已之善也公子謂前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逢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 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遠望 觀流水兮潺湲 向曰慌忽無形貌言遠望不見但觀流水潺湲而望之 逸本作湲 但見水流潺湲也 麋何食兮庭中 逸曰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仿佛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 麋何爲兮水

齎翰曰麋獸名也蛟龍類也麋當在山野今在庭中蛟當在深泉今在水際以喻君子小人翻覆失所也齎際也逸曰麋獸名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爲僕隷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時制切濟曰澤畔曰皐澨水涯也逸曰濟渡也澨水涯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偕俱也逝往也言朝夕往來不出於湖澤之間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有命呼已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築室兮水中葺七入逸曰予屈原自謂也偕俱也逝往也冀聞夫人之來以荷蓋兮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向曰荃香草也紫紫貝椒香木也以此物飾屋壁壇堂也逸曰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爲壇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蘭橑老辛夷楣眉兮藥房鈔曰桂香木蘭辛夷藥香草也橑椽也楣門楣也又以馨香爲房之飾棟以木蘭爲椽辛夷香草以飾戶階藥白芷也房室也罔薜荔兮帶女羅逸曰罔結薜荔緑衣貌帶飾也女羅菟絲也屈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茨於水底肉荷葉蓋之務以清絜託附於神而居也

兮爲帷擥辟普蔑遌逸本作蔑字惠字擥綠兮既張濟曰檐屋聯也辭荔蕙皆香草罔結以爲帷帳擥折以爲屋聯盡張設於中也逸曰以桂木爲屋罔結也結薜荔爲帷帳擥折也以折蕙覆檐屋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逸本無兮字以爲芳良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疏布其芳氣逸曰以玉鎮坐席石蘭香草蹇杜衡兮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向曰百草皆香草實滿也建樹馨香逸本無兮字以爲芳馨也杜衡銑曰杜衡皆香草繚縛束也以杜草及荷葉葺以蓋屋又束縛杜衡置於水中逸曰葺蓋屋也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也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廡屋也言又以爲門屋矣所築室於此者欲與夫人爲鄰也逸曰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爲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衆芳以爲殿堂脩飾彌盛行善彌高也九疑繽兮並迎去靈之來兮如雲翰曰舜葬九疑山使其山之神繽然來迎二女其來之衆繽紛如雲也逸曰九疑山名舜所葬也言舜使九嶷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也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牒兮澧浦良曰袂袖也褋禮襜袖襦也皆事神所用也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已

無所用也故弃遺之　逸曰被衣袖也褋襜襦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夷也

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濟曰搴取也汀平也杜若以喻誠信逐者神及君也　逸曰汀平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絶咸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修道德也

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　銑曰驟數也　逸曰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戲以盡年壽也